

南宋文錄錄

八和16
3/0
6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一目

題跋

跋劉御史述帖

魏了翁

跋虞雍公允文折虜使奏劄

魏了翁

跋李文簡公手記李稅等十事

魏了翁

跋傅侍郎奏議後

真德秀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真德秀

跋園六老圖跋

陳振孫

跋劉翠微罪言藁

文天祥

跋彭和甫族譜

文天祥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祝文 勸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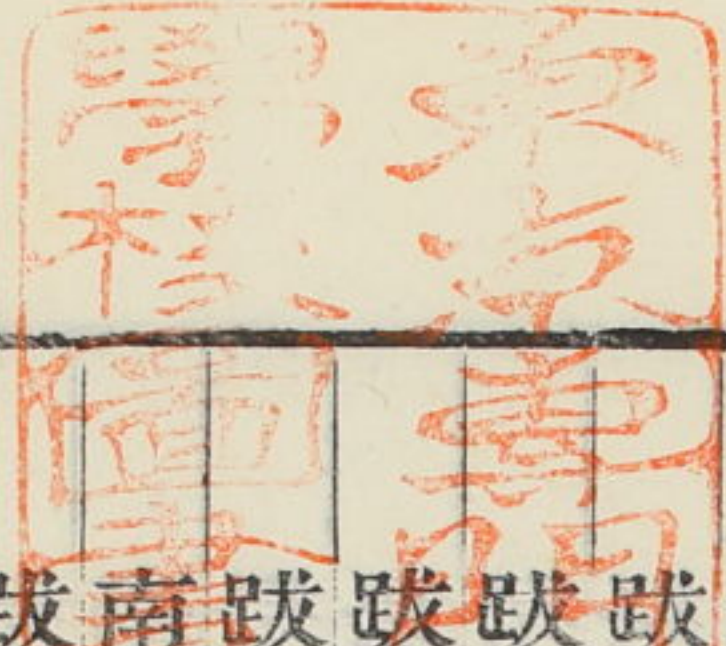
石灣禱雨文

陸九淵

端平元年勞農文

魏了翁

利
293
6



支那
所藏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一目

序

權遂宜府勸農文

魏了翁

弔文 祭文

葉筠

弔國殤文

李綱

弔墨蹟文

鄧肅

祭陳同父文

辛棄疾

舉葬文

范成大

祭趙德莊文

韓元吉

祭趙忠定公文

蔡杭

祭歐陽吳齋文

文天祥

祭鹽官三先生文

魏伯恂

諡議

劉屏山先生諡議

張璠

朱文公覆諡議

劉彌正

故邕州安撫吳公諡議
南軒先生張子諡議

洪芹
孔燁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一

吳江董兆熊元輯

題跋

跋劉御史述帖

魏了翁

劉公為禱端論張文定不當參政事王懿恪不當使宣徽滕章敏
 為中司無所建明及王文公專令中司舉薦公又以為非是且其
 語并侵宣靖同列如劉公玉錢安道既謫監當公為之倡得禍宜
 不輕微馬范二老力救之則奚止九江之行嗚呼許以風聞而無
 官長此先朝任臺諫舊制今劉公不肯承望宰執雖于臺長不惟
 無所關白也又從而并擊之真可畏而仰哉介甫既開其端後來
 之柄國者又為介甫所不敢者矣

跋虞雍公允文折虜使奏劄

魏了翁

開禧元年虜遣使趙之傑賀來年正旦以十二月二十有七日見
 于紫宸殿容止倨傲持國書逡巡立若將要上為起者閣門覺其
 意奪書以進之傑益怫不平贊拜復端立不動公卿以下倉皇未

知所出先是翁仕成都日于忠肅公之孫某獲闕公乾道折虜使奏劄竊所歎異每以墨本自隨至是以館職班裏見退至殿廡口語少選則間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忽遂前奏請駕還內殆如乾道故事繼有旨更以正旦朝見故事越二日使介三節人俱游天竺寺謂之出山尋命寢罷鄧友龍時以夕郎館客尙慮之傑反覆牒議正旦朝見儀凡一再往僅報云來日權行折身又所賜薌茶不受某聞其詞意尙涉驕蹇遂以公奏劄墨本達諸春官侍郎李公壁將轉致于宰輔由是諸公始曉然知其事然侂胄猶謂此謝開之所爲不知開之秉政尙後此十餘年也越翌日某因從三館取會要實錄國史聖政麻諸書徧加披閱于忠肅公折天錫事或無所載或略及之率與趙文定公所書抵牾而實錄則又削去問起居事仍書垂拱殿賜茶酒茶酒未嘗設也又書知閣門事王抃上言云云詔明日引使人朝見乃以專美于抃而抃詞止議

受書之儀復與此不合于是不覺慨然歎曰夷夏之分此非小故也而史之闕顧若此況自吾有狄難爲所憑陵厥非一日東都之儀北使進書跪于殿下內侍啟書宰執受讀而後使人升殿長跪傳道虜酋之語問主上起居事體蓋若此迨紹興速于和戎乃始遇自貶損至廷論固爭僅使秦檜攝冢宰受書雖謂善于權宜而慢書悖使各稱不正屈辱已甚今不堪復言矣至采石之役虜氣甚索首遣信使于我昉用鈞敵之禮然後威令復正朝廷以尊公所諭遣王抃使人之詞謂問起居事行之又將十年正指采石以後也然則采石之功于國家所補豈淺淺者在廷之臣和戰異議旣未能乘機以復境土而所幸通使自彼則操縱抑揚惟我實制由是將盡還東都之舊亦無難者而高忠建之來責臣禮請土疆迺使論之謂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二三時賢爭較東都之舊則尙多餘憾且忠建之登進國書也猶不肯用新儀

陳文恭公康伯雖能折之以誼然猶是館伴掣其書乃得進呈誠
未若乾道七年之最為得體者也太史氏所當書以詔來世而
于此俄空焉况自乾道辛卯距開禧乙丑不過三十有五年使某
所得公之墨本偶不在篋笥間則諸公但謂前有陳長卿而後有
謝開之曾不知虜用敵禮于我昉于采石折北之餘此繫誰之功
而因變制宜使虜氣撓折國威用伸如越文定公前後所云其事
亦未嘗有以加于公之右者徒以文獻不足無所攷證其有能言之
者或僅出于區區蠅蝨之小臣可歎也王抃嘗為公傳諭虜使然
則抃蓋周旋其間而身履目擊者也淳熙八年去此未為遠也而
北使魏正吉蕭梅來賀正且要人主起受書如舊儀人主難之方
改日引見抃于前事豈遠忘之邪乃徑許使人明日以舊儀見此
獨何哉雖然彼差夫小人自有肺腸不足道也當時惟趙忠定公
以從臣爭宰輔之臣授館之使此何等職分未聞一言及之而委
之于一閤門雖卒出于抃以救其失而損威辱國固已無及此又

何也攷其當時所謂宰輔者則謝開之乃執政之一也不知韓侂
胄何所據而尚云爾邪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敢附益其說
于奏劄之末以倘太史之闕文云

跋李文簡公手記李稅等十事

魏了翁

李文簡公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此然大抵平世
事罕所佚遺惟事在柄臣則未有不憚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
譽魁不失實率閱歲歷時而後其事浸明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
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為羣小所泐汨雖紹興
更定差勝諸本然其間詆謾譏調之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
之議雖行于紹聖而實昉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修泰陵實錄獨
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麻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
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疎略小人終日為不
善違乎人言惟于傳世詒後之書則必求以遏絕而竄移之此
其良心之不可蝕者不知聞見于時人而筆削于家乘野錄者父

兄子弟姻戚友朋間轉相傳習便如申伏之口制竇之心蓋有不
與秦火俱燼者也公平生記聞當不止是若更加搜攬而哀粹焉
豈特有補于史氏之闕亦足以為後來幾惡怨正者之儆云
右竹隱先生侍郎奏議後
孟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昔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孔子取之
也子因枉尺直尋之問反復論辨終之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
也學而平時誦孔孟之言孰不以直道自期一旦立人之朝寵祿
彊于前而禍怖于後豈有深守之固一黜而畔其素學者雖或勉
黜焉而不悔則幾希矣至于直道自持終其身而不悔則雖古昔
亦無幾焉求之于今若公者其可謂庶幾乎此矣蓋公前後立朝
者三初為將作丞其去臺閣無幾也中為郎為卿典領餉事其去
侍從無幾也晚為諫大夫勸講經幄其去執政又無幾也使他人

處此借委曲就事之名以行其容身固位之計顧何嚮弗獲而公
則不然當慶元初韓侂胄始用事既逐宰相以顯大權遂欲借朋
黨之名以空在廷之善士中外震懼無敢撓其鋒者而公以小臣
進對獨懇懇為上言之曰自昔國家之患其始皆萌于好惡之私
而其卒至于橫流而不可救漢之黨綱唐之黨人本朝之黨籍大
抵繇此不可不戒坐是不合而補郡以去及侂胄用事歲久徼倖
不賞之功以遂其不臣之志于是邊釁浸開而在廷無復異議者
公因火災既逆論其不可出使鄂渚復因董達事一再昌言于朝
乞諭邊臣毋妄動以疑敵且移書侂胄深陳其所以不可之狀坐
是愈不合而罷席以歸及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靈著大蔡上亦
思公之忠擢任諫爭宜若少伸其志矣而又不克久于其職蓋公
之為人知有國之利害而不知其身之安危知範我之馳驅而不
知詭遇之有獲故屢進而屢不合也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為諫官
御史四年論事九百六十餘章公在諫垣纔五十餘日所上亦十

有三奏觀其欲修后範以正化本席閣尹以遏舒萌合異同以銷朋黨辭氣和平直而不激藹然有獻簡之風至解罷言職遷吏部侍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如出一轍嗚呼偉哉唐史稱魏謩議論挺挺有祖風烈嘗攷鄭公之後歷十有四朝而後有謩今傳氏自獻簡公以清忠直節為元祐名輔弼再傳至忠肅公以至忠大義為有宋伏節死難之臣又再傳至公以精忠遠識為嘉定名臣之冠由是觀之其賢于魏氏遠矣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濟時艱而公者艾精明屹然為國壽雋一朝幡然而起付以大政盡行平昔之言而措斯世于大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矣某既幸挂名于奏議之末而又朝夕以俟嘉定己卯正月敬書于溫陵郡齋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真德秀

所謂全者豈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于戰陳必勇皆善之目也一善不存則為虧其性虧其性則為辱其親矣向焉得為孝乎然曾子于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善具于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至于啟手足而後知免歟或者以戰陳非儒者事而有疑焉吁子以為古者文菴之教亦若今之二致乎垂弧矢于有生之初習射御于幼學之際凡皆為菴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弟執干戈以衛宗國班班見傳記間為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茶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為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之意以遺耕道諸孫友民相與其勉焉

南園六老圖跋

陳振孫

慶祿六年吳興郡守馬尋宴六老于南園酒酣賤詩安定胡先生瑗教授湖學為序其事六老者工部侍郎簡年七十九司封員

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張維年九十一俱致仕劉餘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吳琰年七十二皆有子弟列爵于朝劉殿中丞述之仲父周大理丞頌之父吳大理丞知幾之父也詩及序刻石園中園廢石亦不存其事見圖經及安定言行錄余嘗攷之簡杭人也或寓于湖范說咸平三年進士同學究出身周頌天聖八年進士劉吳盛族述與知幾皆有名蹟可攷獨張維無所攷及周明叔使君得古畫二幅號十詠圖者乃維所作詩也首篇即南園宴集所賦孫覺莘老序之其略云云于是始知維為子野之父也時熙寧五年歲在壬子逆數而上八十二年子野之生當在淳化辛卯其父享年九十有一正當馬守會六老之年實慶厯丙辰逆數而上九十一年則周世宗顯德丙辰也後四年宋興自是日趨太平極盛之世及于熙寧元豐再更甲子矣子野于其間擢儒科登膺仕為時聞人贈其父四品仍父子皆耄期流風雅韻使人遐想慨慕不能已已可謂吾鄉衣冠之盛事矣然世固知有子

野而不知有其父也自慶厯丙戌後十八年子野為十詠圖當治平甲辰又後八年孫莘老為太守為之作序當熙寧王子又後一百一十七年當淳祐己酉其圖為好古博雅君子所得會余方輯吳興人物志見之如獲珠璧因細攷而詳錄之庶幾不朽于世其詩亦清麗間雅如灘頭斜日鷗隊枕上西風鼓角聲又有秋香春不知皆佳句也子野之墓在卞山多寶寺今其後影響不存矣此圖之獲豈不幸哉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為作墓志其一天聖八年進士則湖州人也二人名姓字偶皆同而又適同時不可不知也

跋劉翠微罪言藁

文天祥

崔子作亂于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己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簸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

之詩陳公送之啟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
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檜卒無以加于公
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歿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
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于崔而公得為太史氏
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檜獨如之何哉公之孫
方大出遺稟示余因感而書

跋彭和甫族譜

文天祥

甫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所為與人
言每自詭為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恥
事雖為人後猶將媿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玠後也今其
譜牒併二族為一本為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
哉余間晉沈勁恥其父陷于逆致死以滌之卒為忠義唐柳玭有
言門第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修己不得不至諸公
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玠猶當為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玭

之言得不勉乎哉

題中州詩集後

家鉉翁

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氣鍾而為一代理人物其生平中原奮乎齊
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四方奮于遐外而道學
文章為世所宗功化德業被于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
為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于一方豈得而私
其有哉迨夫寓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于
某言文廬之所從出必曰派于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
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廬無南北雖在萬
里外皆中州也況于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于此自燕徙而河間
稍得與儒冠搢紳游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哀中州集者百年而
上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為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錄
不遺而宋建炎以後銜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為詩與其大
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為

南宋文錄卷二十一

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
物猶吾同國之人生于數十年後而視數十年前人物猶吾
生竝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于是知
元子胸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
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滓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
百載之下必有謂余言為然者

祝文 勸諭文

石灣禱雨文

陸九淵

維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三日丙申奉議郎
新權發遣荊門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謹以玄酒茗飲蓬
萊之香青岐之蓮就所居青田石灣山頂除地為壇昭告于是鄉
五方山川神祇蓋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雩祭
祭水旱山林川谷正陵能出雲為風雨則祭之國有常典掌在
司非其職守誰敢奸焉然輔相不任燮調以吏事為責守令無暇

撫字以催科為政論道經邦承流宣化徒為空言簿書期會獄訟
財計斯為實事為日久矣況今日輿圖未歸東南財力有限而朝
廷百官有司城郭宮室郊社宗廟諸費事大體重未易損削東西
被邊殆幾萬里養兵之費乃十八九公卿大臣寬厚有體日以靖
恭謹重相告誡方重改作惡紛更服膺仍舊貫之旨則民力日絀
郡縣日困守令救過不給其勢然也早雩水祭雖欲竭精盡誠而
本職常務所分過半矣故祈禱散在庶民徧滿天下久以為常法
有其文官無其禁亦其勢然也今不雨彌月龜坼已深水泉頓縮
陂池鄉澗車聲塞耳而浸不終畝憂色在面而歎不成聲民心自
危日加一日客有病某者曰居是鄉者莫不憂一鄉之事今人所
常行而法所不禁乃獨守區區古說坐視旱暵之災不一出心力
以祈神明以輔郡縣以慰鄉里以分父兄之憂無乃類刻舟求劍
嫂溺不援者乎某因念天下一家郡守再期縣令三期而易之矣
今日事體又有如前所陳者某嘗備員朝著之末列今又分符蒞

壘待次于家郡縣不鄙其愚禮以上客父兄子弟往往過而問以
所長誠無以分父兄之憂慰子弟之望則客之所病不為過矣是
用齋戒以祈于爾有神是鄉之東有象山雲臺仙巖龍虎湖嶺豪
嶺侯陳仙鶴中山南有崖山雲林白馬頭陀麻姑軍峯余源清江
南山登高西有大嶺崇嶺靈谷何嶺明珠觀原翁塘火源官山箭
谿四集北有柘岡金峯禪嶺積煙吉嶺萬石塘牛門石瀨沙岡三
牛桂枝駢羅環繞韜奇蘊秀炳靈兆異歲享鄉民禱祈祭祀者多
矣早魃如此不為一出雲為風雨以救其虐而惠斯民則父兄子
弟之責望恐不獨在某也惟爾有神裁之尚饗

端平元年勞農文

魏了翁

太守前年十月以古典勞農于郊今年十月當修故事而太守以
君命召去官有日用登進爾父老而終告之曰惟民之生于天地
間相係也相教也相救也相賙也相葬也此同類之至情也而出
于其類者為之君公師長則又有以係之教之救之賙之葬之蓋

無以係則危無以教則昏無以救則危無以賙則闕無以葬則傷
有一于此太守懼焉于是以學校為第一事治器服正堂序壞者
更之未備者補之所當辨正者定其位而營築之使鄉里之英無
間遠近皆得以麗習其間庶幾不貽乎無禮無學之憂也其次謂
比年以來國有狄難兵盜相乘郡邑之間城築當固戎器當除今
龍見馴正以次具舉尚庶幾無忝于城郭之臣矣則又念民有不
幸顛連廢疾鰥寡孤獨莫遂生全州故有養濟院歲久弛弛迺為
買田以增益之而三者之外又有所謂養生送死者迺循社倉之
法官椿本錢秋糴春糶以平物價庶免乎塗筭溝瘠者矣然死者
人所不能免也則又擇高燥之地以殮之俾各有歸太守所為止
于此而已雖然小惠未徧此何恃以為安微爾父老務本居
業服田力穡則國無餘財民無餘力學校有時而弗葺也城築有
時而圯壞也養濟有時而窮也生有時而弗給死有時而弗恤也
而所謂務本居業非一人所能自為則又在子詔而子弟訓而妻

琴安其安無悖于義事其事無墮于嬉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
賤役以時上下兼裕則所謂五事者雖千百年可使為太守者繩
繩不替以與此邦相為無窮也顧不美歟

權遂宜府勸農文

魏了翁

歲二月勸農于郊太守事也今部使者攝郡乃得與爾父老周旋
于此且吾聞之造物能與人以豐年不能殖不耕之田能遣人以
安富不能福不率之民自比年來江淪淮漢蝗旱相仍流萃蔽野
惟我蜀土歲比有秋乃去年之冬三白呈瑞入春雨暘以時爾之
得斯于造物也亦云幸矣幸烏可恃也挈率子弟簡爾稼器修爾
穡事若時和歲豐錫爾多稼則仰事父母俯育妻子豈惟爾利賤
租以時無闕我餉事盜賊衰息無罹我憲網吾與爾父老咸執有
利焉若子若弟乃有不率于教不服田畝不孝養厥父母以害于
閭里者其亦以告我當與爾懲之若郡若縣乃有官吏不體此意
興不急之務以廢爾事肆無名之求以害爾力亦當為爾去之使

者不妄語敬聽毋忽

延平勸農文

葉筠

國有四民而農居其一農者天下之大本郡太守于邦事靡所不
理乃獨以勸農繫銜重本也去歲之春太守咨汝父老喻以利病
悉矣汝從吾言遂獲中熟今四郊無田不墾粒米價平亦可樂矣
而民力猶未盡紓俗猶未盡厚推原其故必有為之蠹者曩者競
絲舟以誇勝吾禁之張燈元夕以事悅娛吾已之設法權酷以誘
羣飲吾罷之追呼之擾民黠吏之舞法吾復榜戢之凡在官有為
民蠹者蠲除略盡矣然汝民所以自蠹者尚未革也吾今為汝言
之誣訐皆嗽以器于訟詆欺官府傷財喪氣一蠹也服會之用上
下有等爾習俗為侈舖飲無節閭閻小夫被儒服軍民嫁娶乃用
命婦之衣違理敗俗二蠹也鬼神可敬貴在遠之鮮衣異服倡為
迎奉是非神所欲也而又貸資以佐費衰率以取贏福未集而害
至矣三蠹也三蠹不除而欲力之紓俗之厚胡可得也太守愛惜

汝民事事加厚近者公廨譙樓鼎新舊觀斂不及鄉役不及民汝所知矣官不汝蠹而甘于自蠹可不惜哉汝今更云出入相遜毋興于訟服會中度毋求于侈事神以敬毋尚虛文如是則財不耗俗不偷和氣所格天祚之福五風十雨隨感而應以享有年之慶太守報政于朝庶亦有辭也父老其敬聽之共勉之太守之望也

弔文 祭文

弔國殤文

李綱

宣和元年春用師西鄙熙河帥劉法與其軍俱殲用事者以違節制罪之贈典不及余竊哀焉作斯文以弔之其辭曰
夏人不賓兮西鄙警驚蝟結蟻聚兮屯犬羊之羶腥帝赫斯怒兮命諸將以徂征哀師鞠旅兮致天討于不庭葢爾小醜兮仇大邦匿其精壯兮示以不爭王師如入無人之境兮遠捷奏于三城縱四路之分人兮以全力而當熙河之兵惟熙帥之寡謀兮知不可而弗明統十萬之驍勝兮調可以深蹂而橫行路迢迢以崎嶇兮

山斗絕而崢嶸決積水于千仞兮灌長波于聯營師不戰而自屈兮雖有智何以施其能墮黠虜之計中兮失天時與地利顧出塞之幾何兮匹隻輪與匹騎豈無偏裨之勇略兮與士卒之猛鷲棄甲胄之精堅兮投器械之犀銳山積雲委不可計數兮咸舉而填于盧山之壑推于飢虎之喙彼本兵之何人兮方懼罪而自爲計匿實狀而不聞兮謂馬蹙而崖墜士卒散于逋逃兮將吏殞于自斃痛忠魂之誰訴兮激壯士之憤氣惟一勝而一負兮乃兵家之常勢柰何不使吾君之得聞兮以邊事而爲戒邈九重之高深兮豈天下之耳目皆可以欺而蔽也嗚呼噫嘻想夫貔虎之將熊羆之師耀日戈甲蔽野旌旗力蹙勢窮漸車裂帷鼓聲不起士氣已衰進不得戰退無所歸魚驚沸鼎獸駭危機方腹背之俱潰何爪牙之可施踏踐紛藉奔崩流離血膏艸莽骨委山陂氣鬱鬱以衝漢魂惇惇而曷依兵有節制固不可違若李廣之失道與張騫之後期或逗遛而怯敵或敗北而喪師失軍事之機會故可以違節

制而罪之豈有肝腦塗地身首分披執干戈以衛社稷援枹鼓而
 死邊陲念其大烈摺此細微縱一帥之有罪顧三軍之曷其贈弔
 不及賻贈不時沒者已矣生者長悲其何以勵封疆之臣而慰邊
 人之思古者命將付之闔外便宜則行不從中制量敵而進慮勝
 而會利則伸而鈍則蟠戰必勝而攻則潰亞夫細柳之營雖君命
 有所不受充國金城之略雖眾口莫得而議也後世行軍顛倒紛
 綸以將帥為不足信則盡護之以中人口含天憲手握國鈞功罪
 莫實賞罰不倫掣肘繫足智謀曷伸彼九節度之師所以皆敗者
 以有軍容之朝恩而德裕之相荃宗之所以能討叛鋤逆者以盡
 罷諸鎮之監軍知此甚易其誰敢陳吾獨悲夫事君之事會君之
 會荷戈從軍死固其職惟身沒而名頹可嗟悼而歎息茫茫虜地
 兮流沙千里空山無人兮羌行如鬼沙磧不毛兮雪霜夏隆魂兮
 歸來兮彼西方不可以止敷德澤于幽明兮惟聖天子

弔墨蹟文

鄧 肅

曾侯藏東坡墨蹟十軸端友取其二歸而玩焉殆忘寢飯時有同
 學之友見而駭之曰異時之文何可尚哉伺端友之出也于是焚
 之今十餘年矣端友此恨尚填胸臆梓欄鄧肅志宏作文以弔焉
 其詞曰

孟明之舟田單之牛楚王之象晉帝之裘施之于用無或不周一
 旦火之若不當惜蓋事有大于此者而又何足留哉先生之書顧
 豈此儔一遇按劍回祿是投閒者奮起欲追無由此氣憤然徒吞
 九州嗟嗟先生凜凜高風道學卓然一世獨雄文中之虎人中之
 龍我筆無舌安能形容獨喜其書天下之極虞員歐方顏筋柳骨
 體雖紆餘精英不沒其或得之如藏白璧道旣不行四海馳驅雖
 者疾之毅欲埽除書何預焉亦復焚如蓋怒之所移有不及于水
 中之蟹而惡之已甚遂延廚下之笥也嗚呼惜哉古人或屈于庭
 下以干訟牒或忍于斲棺以求遺法或見石鼓而長歌以隸諸生
 之業先生之書不滅若人世間俗子迺爾毀滅豈書孟嘗之券馮

驩持之以奔走豈書竺乾之文退之為之去取必精妙之至貫古
 無有直與六經相為先後李斯見之又將以愚黔首矣吾聞樂巴
 喚齊郭憲喚蜀劉琨降雨于江陵天使赦財于廩竺是皆奪之于
 煨燼之中而傳之于已骨之肉先生之書獨不合焉吾知天使之
 未賢而三子亦碌碌焉者耳嗚呼書乎今何之乎紅焰烈烈其可
 追乎將歸于日月助其光明乎其吐為長虹以攄其不平乎將激
 為飛電以神其威靈乎豈散為星斗以顯于天之文乎其煙氣蓬
 勃上徹青冥亦將化為卿雲以瑞天庭邪亦將感而為膏雨以澤
 生民邪亦念彼鄭衛之聲紛焉雜出將化為管中之灰以正其音
 律邪抑亦視彼狂瀾混混之中若滅若沒又從而哀之乃積為女
 媧之后以拯其陷溺者歟雖然是皆不足為先生道也先生之譽
 雖走風雷先生之心實若死灰心且灰矣書何有哉寶之聊爾焚
 之奚哀

祭陳同父文

辛棄疾

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珠明玉豎人方窘步我則沛
 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父之志平蓋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是須
 擬將十萬登封狼胥彼臧馬輩殆其庸奴天子同父既豐厥稟智
 略橫生議論風凜使之早遇豈媿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間以
 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顧規檢夫人能
 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楊意孰主相如中更險困
 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憐才脫廷尉繫先多士嗚嗚未阻厥
 聲浸宏蓋至是而世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為天下之偉人矣嗚呼
 人才之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安得
 征吳入蜀之休績太原決勝即異時落魄之齊賢方同父之約處
 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今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
 第一是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為所不
 能自為者天靳之年閔浙相望信問未絕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
 呼同父而止是邪而今而後欲與同父慙鵝湖之清陰酌瓢泉而

共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邪千里寓辭知悲之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尙或臨鑒之否

舉葬文

范成大

維乾道九年八月乙酉集英殿修撰知靜江軍府事兼本路經略安撫使范成大謹遣左迪功郎臨桂縣令陳舜韶左迪功郎司法參軍鄭鄭祭于新冢諸君之靈嗚呼聖人有言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則凡死無宅兆者不得其安可知也形鬼降于地骨肉歸于土然後其魂氣無不之也故人死曰鬼鬼者歸也不得其安不得其歸竟歸而無託天下之至悲也桂林之俗或不葬所親寓其骨于浮屠而賴莫泚也與夫遠游客死遺骸委骼狼藉散亂而弗收者不知其幾也嗚呼若爾諸君生何罪于天而今乃至于此也太守之來惻然動乎其心若己手之棄也屬吾同僚出公帑營燥剛實覺華之原鍾官之墟鬱然砥然以為諸君之墓隧也舉凡無歸之骨而窆之域于前列者有官君子也分封于兩旁者姓氏不傳冥

漠君之類也祭之雖非其親藏之雖非其里有以安而歸之何異于其親與里也日吉辰良肴芬而酒旨覓兮即安無南無北無東無西也牛羊弗踐樵薪避焉詔于終古勿毀勿夷也

祭趙德莊文

韓元吉

嗚呼德莊為時俊人吾之迂疎固無得而友也惟其平生博取而汎愛然臭味之同宜莫如吾之久也憶相遇于建水之濱歲行甲子與乙丑也相與評文論詩極當世之妍醜也間欣然而一笑餐錦繡與瓊玖也我將官于龍淵君奉檄于傳舍閉關而飲曾不計其升斗也時各年少而氣壯謂功名可以立取也其後為別數年輒又一見慨相顧已白首也竝游建禮之門分處中臺之掾方羣驚而四馳誓各固其所守也眾信信而其嫉幾悉墮于虎口也既皆避而引去去而復歸其何所怨而奚歸咎也獨出處之幸同周旋一世視富貴于何有也方君列于奉常謂當在文字之職繼常楊而襲韓柳也迄有蘊而未盡況可幾于大受也嗟君去之既遠

而我用之亦偶也少我數年謂宜壽也豈期奄忽而遽逝曩時之約銘墓之文果出于吾手也二妾惇然一子甚弱君意之不如信八九也於越之人思君之愛未忘今遂葬焉是亦為其不朽也平時交游在忘者半或相視而莫顧豈必較其薄厚也葬不得臨其穴病不得問其膈也死生見于交情吾于此而則否也孰知吾哀薦一觴而致三韭也嗚呼德莊其尚飲此酒也

祭趙忠定公文

蔡杭

慶元之初權臣急于得國舉善類一網而空之公以黨魁謫永州文公以偽黨鑄職我先公西山以二公之黨并席春陵一時羣小之醜正蓋無所不用其力惟公最先被謫死蓋其受禍為尤慘嗚呼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金璽分封侑會清廟公之豐功偉烈與皇家億載相為終始回首當時權奸氣燄灰滅久矣觀于此者其願為公乎旨酒嘉肴潔虔薦羞英爽如在尚其來格

祭歐陽與齋文

文天祥

維歲次癸酉正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學生具位文某謹致祭于故先生殿講大著刑部與齋歐陽公棺前嗚呼先生將安歸邪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為有益于世用而不為高談虛語以自標榜于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于忠與人子言依于孝不為曼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宜使人謂我迂宜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飢而宜使我無卓錫其與人也如和風之著物如醅醴之醉人及其義形于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為性也如槃水之靜如佩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電風雨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處子之自潔其為人為賢摛紳以為山岳沮金石雖誘興毀來而不悔其所為天子以為賢摛紳以為善類海內以為名儒而學者以為師鳳翔千仞遙矚繁而去之奈何一蹶而不復支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詰之遺以先生之

論議而不及與問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
右獻納而論思抑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
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為小年六十五不為天有子有孫而
又何憾于斯死而死耳所以不死者其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
奚疑某弱冠登先生之門先生愛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執經蓋
有年于茲先生與他人言或終日不當意至某雖拂意逆志莫不
為之解頤世有從事于千里尚友于異代而同人于門適相值而
不違其死也哀斯文之不幸弔生民之無祿其葬也隻雞斗飯竊
慕古人之義匍匐奔走泣然而哭吾私嗚呼已而已而哀哉尚饗

祭鹽官三先生文

魏伯恂

嗚呼孔孟云遠微言孰傳百家派分溝瀆其川惟我先生鄒波魯
源細窮物則妙極天淵炳然成書喻彼海觀于以用之龍廷萬言
膽危巨逆目側羣儉侍經金華憑席重塞堯心屢啟四嶽爭奸庚
嶺巍巍爰陟其巔橫浦洋洋爰挹其泉居之久之山高水連晚歲

來歸莫克究宣恨遺朝野道在九原伯恂竭來司民洙泗依然遺
言緒風參乎吾前設祠學宮慰彼士瞻邊豆有嘉威儀敢愆神斯
歆斯師道是安

張子韶先生九成

嗚呼一貫之學傳得其宗蕩蕩浩氣獨當羣凶惟我先生大明其
功不遠百世志追遺蹤服我蘭芬巷無爾窮嘹嘹鶴鳴匪幽不通
余手余足與道始終熾彼異教反之自躬狂瀾我回指日而東惜
哉先生莫繼其庸伯恂竭來司民矯首孤風肆求懿德鼎祠于宮
以律吾黨遺音是崇邊豆有嘉威儀靖共神斯歆斯師道日隆

彦執先生德操

嗚呼道在一個輝光日新士不自士時周時秦偉哉先生特立不
羣學腴于道德一于身人孰不敬出門如賓屋漏暗室孰臨之神
人孰不競待聘之珍遺編斷簡孰好孰親求仁得仁富貴浮雲清
風凜凜百世長存伯恂竭來司民景行惟勤仰師先生太和日臻
設祠學宮詔彼邑人邊豆有嘉威儀孔陳神斯歆斯奠厥師尊

楊

諡議

劉屏山先生諡議

張璠

議曰孟子嘗言廣土眾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而皆以為所性不存焉所欲者蓋出于人所性者則得于天君子固未嘗不欲其道之行其民之被澤而有不可必得者縱得之猶以為吾得于天者不在是也固有之善根于心積而至于見面益苛四體不言而喻道行焉而不加窮居焉而不損此則君子得于天者定分而紆朱懷金之樂所以不能易顏子簞瓢捧茹之樂也所樂同而所以為樂有不同焉則以外內之分得于人若天者自有不容易者耳味孟子之言迺顏子之樂以窺屏山劉公之學其庶幾有以發之乎公出忠孝之家奇才英譽超乎等夷自其倅莆田捍逸寇楊勅之難與其守臣張當世講切平寇之道與其使盜不作之方固亦足以窺其經濟之大略其論維民則曰維

其心則治解其心則亂其講經制則曰裁抑之怨特小嗟削民之痛為大憾恤小之體輕忘大之禍重以至革輪納之弊以杜吏奸擇郡守之賢以化縣令凡若是則莫非經世致理之良籌要法以公之抱負瑰奇而不及見用于世無所見于事業得非道之難行而民之未易被澤邪然公之所性有得于孟子立言之奧者自非知德之士又豈能測識其萬一也蓋公以敬為修性之門以孝為全性之本于喪父則極其哀慕于事繼母則盡其誠敬推于兄弟怡怡然推于朋友惇惇然皆其孝敬之至也而其深造自得之妙出于言語畦徑之衰者則有易之復焉自其視而不知復則不為其明不流于聲言動而知復則匪輕悔吝不生以是四知為立言之標的傳道之宗旨也故以忠肅為之猶子則得其遠者大者以晦菴文公為門人得其精者微者公之所性在乎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者又豈得一豪千其所得于天者之定分哉屏山之

有七年其視顏子不改其樂蓋有不索而獲不言而爭者矣謹按
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文公于公固嘗誦其美曰精
微之學足以發蒙蔽靜退之風足以消鄙吝夫學詣乎精微固足
以見其道德之懿其怡然安處靜退者又非自其寬樂者為之乎
請以文公所以誦公者合二美而諡曰文靖謹議

朱文公覆諡議

劉彌正

諡古也復諡非古也諡法曰諡生于行者也苟當于其行一字足
矣奚復哉故侍講朱公沒于爵未得諡上以公道德可諡下有司
議所以諡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獨子思孟軻
述遺言以傳于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于經始采掇以資文墨
鄭司農王輔嗣又老死訓詁調聖人之心真在句讀而已涉隋唐
間河汾講學已不造聖賢闕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耳
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氏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
朝而又明濂溪橫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

道燦然矣公持心甚嚴不萌一豪非正之念其于書舍六籍則諸
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于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泛求也
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敲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
由博而歸約原心于杪忽析理于錙銖宋眾說之精而遺其粗集
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可概見矣公中第第
時猶少也薄游徑隱閉戶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莫能屈不得已
而出惟恐去之不蚤晚出經筵不能五日而間居者四十餘年
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
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己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
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于古而肯于時若此
者真公之學者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長公力扶聖緒本末闕
闕而弄筆墨小伎者以為迂癡于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
以為矯自重至耄動以禮法而躄弛捐繩墨者姍笑以為誕世嘗
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諡公按公在朝之日

無幾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
與忠諡公似矣而非也亦有功于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
歐蘇不得諡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不得為酌其
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
韓愈為文人非也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
晚為韓文效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諡諡公謹議
故邕州安撫吳公諡議
古之端師名傳如鄉之老及大夫者以德行教其鄉其教人之大
倫五所以範風俗甚厚漢之東學士大夫間居教授猶數百人以
故清節危行熠燿鄉里師道廢久矣明道景祐安定胡先生以仁
義禮樂敦東南之士士競以明體適用為學于時湖學最盛純仁
之直溫藻之淵篤覺之純明公輔之簡諒以高第為名臣訖元祐
嘉賴之公博極羣書而約之經親格世事而貫之理兄弟自相師
友又取正天下所謂有道者晦菴朱文公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

公極相愛敬公監邕州有嘉政南軒以書告晦菴曰吳益恭忠義
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及召還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
方之疆三章以別又勞以書曰益恭才氣事業烏可掩抑揚忠
言必當上意公嘗記尊己堂懇懇天爵人爵之辨重哀世之苟得
無恥者晦菴讀之喜曰往者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今
讀其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蓋公存乎德行勢榮利達不與存焉
初公為太學舉錄屏遷卒重學館體宰安仁勤吏事如麤官倅邕
攝州事以清德服夷落時南軒經略嶺右遇事疑必咨公籤郵往
復日至再三南軒以公治行轉聞得召陞對條天下大計忠慮深
遠阜陵嘉獎甚寢鄉用矣公以親老謁歸晨昏起居刻下延親
所素相好者從容觴詠以為親娛又時與來學者攷德藝商古今
分齋肄業如湖學教法四方之雋從者如雲相與推尊曰竹洲先
生士及門冠倫魁者方公恬汪公義端其他明經通政術者甚眾
大率竹洲先生之教也夫教者以仁義為教學者以仁義為學未

南宋文錄卷二十一
七

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阜陵以孝治天下又得乾淳諸老轉相講授以教為人臣子者當時道誼風節之士參錯朝廷州縣間愚夫婦皆知忠君孝父過江以來天地綱常與國廼相延洪以到于今夫豈一朝一夕故哉今天子躬聖德建皇極關洛大儒厥既衰德乾淳諸老以次易名足以風四方矣謹按諡法敏而好古曰文剛德克就曰肅公博學有剛操棄美仕養志以得其親又推所學以淑天下士非博于文剛而無欲者能之乎請以文肅為公諡謹議

南軒先生張子諡議

孔焯

公蓋代儒宗為國世臣起千載絕學負四海重名功業未究中道以沒于今三紀矣易名之典久未克請惟時帥臣列其事于朝上即報可所以尊道崇化也天光下臨雷厲風動豈容拘常襲故實嫌名浮者所可同日道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峯先生胡公之門人也鍾美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

概念孔孟既沒正論淪鬱言道德者溺虛無尚功利者急變詐儒者功用泯然無見于世去古愈遠流靡日激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倡明道術開迪人心由是聖賢不傳之緒賴公復續然俗之久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為此懼毅然以斯文為己任采摭遺書尋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于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于簡易篤實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爽朗明白務實求是謂克己復禮顏子所以為百世師也作希顏錄早夜以自警謂仗義履正諸葛忠菴所以為三代佐也作荅侯傳又為之記為之贊先漢人物獨許董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為國遠慮尤拳拳焉則其講學之精微趨向之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孝廟初元銳意恢建置督府公參贊機幕間以軍事入奏為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為郎賜對申演前議乃枉實于修德實于立政實于備禦而無取乎徒假其名經筵勸講援古證今願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

治要不過曰宅心爲萬事之綱修身爲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
人欲見于行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視帝王盛時元
臣顧輔所以識達國體啟沃君心者異世一轍公自以蒙被殊知
圖維補報奮不顧身盡言無隱如指切發運苛斂之病民力排樞
筦除投之非據英詞勁氣至今凜凜直道難行毀言日至公不得
久內矣越數歲天子深思其賢俾臨蕃屏公誼存報主不以內外
爲間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略廣西也所以復于上者必欲以
撫存安靜爲本及制置荆南也首以凡事務實不但空言見義則
爲不敢顧避諄諄爲上言之惟誠于爲民若係赤子心誠求之不
墜聖賢之訓故游更二鎮凡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咨惟恐不及
如鹽筴如馬政如義勇如弓弩手究見本末立奏罷行曾無留滯
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悉徹聽上亦嘉其忠實璽書勉勞有
志大用而公已屬疾矣病亟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
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憂君憂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某讀

公遺編至此廢卷永歎竊謂公平生大節所以蔽天地而不慚質
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始蓋理之實然者謂之不欺公能存
此心充此理任重道遠日進無疆自然講于己者爲實學復于君
者爲實德建于民者爲實利篤志明善以知之鞠躬盡力以行之
夫是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臨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者有益于
人之國信矣夫唐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
歟謹按諡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沈涵道真見理昭徹秉
德制行渾然天成非體和居中乎人宗其學家藏其書君信其言
民孚其惠非善聞周達乎節行壹惠請諡曰宣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一

公平主天... 補天... 而...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二目

行狀

杜御史莘老行狀

查籥

宋故朝散郎知邕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兼廣南西路

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谿洞都巡檢使

兼提點買馬事竹洲先生吳公行狀

傳

韋應物傳

沈作喆

文丞相傳

龔開

陸君實傳

龔開

一是居士傳

鄭思肖

書事

記外大父祝公遺事

朱子

書虞雍公守唐鄧事

任燮

會益饒自遠至者甚眾繼遭內外艱執喪有間二十五年秦檜死魏良臣參大政天子厲精收還威柄召用四方人材公方授珍州學官慨然曰茲非吾時乎遂疏天下利病上之良臣大悅薦于上為禮兵部主管架閣文字明年七月彗見東方上避正朝減秩膳詔羣下極言闕失公奏封章以為彗盤氣所生歷攷史牒多為兵兆國家為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豫防無急于此因指陳時事十弊展盡無所諱時應詔者眾上悉以付後省命精擇第而上之眾議以公為首于是進秩一階制有言尤鯁亮切中事情之語遷敕令所刪定官修書以十數至刑部斷例尤精審有疑則反覆奏請必惟其當同列皆服其盡心二十八年改京秩主太常寺簿兼籍田司尋除博士千畝皆上腴而歲取甚寡耕者行賕以爭射吏每于歲首步頃田視賕之簿厚為予奪疆畝所接皆苦之至是舉故事請度田公曰是無盈縮安用度乃立表大書于四境且籍耕者賒耕田有定數吏縮手不得肆

芻近民感悅至今賴之時虜謀叛盟邊備未敕公因輪對言狀且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公敘感遇上曰卿意親朕知卿忠赤皇太后升遐國朝典秩自南渡後多有司記省至恤章又諱不錄園陵事嚴每有疑議院吏皆拱手公行古義從容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遽召公赴堂曰有旨問舍玉之制啟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玄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是真禮官也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主議者甚力公曰古今無是比卒正之今天子為建王為皇太子公討論在奉常二年所值皆大典禮無一不當其物者遷祕書丞面謝又論江淮守備上曰卿有言必及此憂國深矣權吏部員外郎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闕吏間取而鬻之在選數百人遠客寒窘無所訴公始命榜闕使曉然以次就注三十一年擢監察御史在職三月遷殿中侍御史上曰以卿忠直不畏疆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虜使至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且索大臣書辭慢甚上知其寒盟赫然

南宋文錄卷二十一
二
決策親征公奏疏開廣上心其要爲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豫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虜欺天背盟正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繼自今益以剛大爲心勿以小利鈍爲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因上四事一用建炎詔書不限早暮延見大臣及侍從謀議國事二申救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速舉可用之才三虜情雖叵測然趣我使期宜以時遣使曲在彼四車駕旣謀順動則留鑰所付宜須擇重臣又言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訓閱精整故方鎮警服莫敢有異心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羸老居半至有不能介胄者乞亟留聖慮皆施行朝命郡縣籍民爲兵爲守望相助之計淮南獨選丁壯欲涅其手面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公言虜未至而先毆吾民非計請令民兵止聽郡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淮民乃定上嘗問蜀事公奏曰茶馬司舊用右選擇州兵護馬而東未始乏事比歲三衙自遣御前軍取之二歲一往返用四千四百

人皆精甲方事之遽疲禁兵于道路誠可惜上曰卿爲國計周悉乃爾甚愜朕意近諭宰相如卿與虞允文唐文若馬騏才皆可用公頓首謝誓展竭以報國虜報益急公言鄂帥田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偏裨不服臨敵恐誤國事虜造舟海濱積全齊之甲其謀不淺宜命海道諸將募死士爲禁劫之計上從公言召師中奪其兵遣李侁趣東海其後漢沔諸將得自奮所向皆捷李寶戰膠西竟以火攻勝上出內庫錢十七萬賜出戍士大夫公言諸軍負同易子錢甚夥例償以月廩不先除此弊緡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悉除軍債士拜賜和舞人百其勇虜數道入寇淮楚蜀諸軍迎戰皆報捷公奏曰兵有重輕有奇正彼分道先入者皆牽制之兵諸將貪小利不相爲援則重兵所向難支矣昔夏竦調元昊犯邊豈能四路俱來必擇一道併兵而入請詔四路凡有警互相檄報分兵策應昭陵從之西賊始困政今日事也上卽令都堂以此徧諭諸將蜀軍克秦州方事進討公慮乏軍食奏曰按籍蜀常平義

倉爲石者六十有二萬乞權令漕臣覈實聽緩急移運有旨割付四川計臣有司用紹興七年巡幸故事辦嚴公曰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悉從簡以幸所過郡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令徧識諸將雖朕服用亦自省約公官中都久知公論之所予奪其爲奸蠹者皆得其根本廬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被異眷極言無隱取眾所素指目者悉擊去之帶御器械劉炎筦禁中帑易通北賈大爲奸利一日見公輒及朝政語狂悖公具疏間即日罷席監嘉州稅淮南轉運副使王桓素結宦寺居官簞篋不飭大吏率觀望不能按公因其擾民且妄言請兵劾罷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使虜已而辭行公再彈奏謫居筠州幸醫王繼先怙寵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撤民屋以廣第舍僭擬禁廷別業外帑殆徧畿甸雖秦氏頽政無顧忌率相結納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自間邊警日輦重寶

歸吳興爲避寇計公上疏數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加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公曰繼先之罪擢髮不足數今臣所奏其大凡百上作而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于是羈置繼先福州子孫皆勒停撤寺院生祠數十所掠取良家子爲奴婢者百數竝還其家臨安內外田宅貨悉拘籍以千萬計天下稱快焉虜兵臨江中外惴恐無固志內侍張去僞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異之口語騰沸公彈治上疑其未審公執奏不已竟罷去爲御馬院致其仕以所髡西兵隸殿前司乃曰吾責塞矣遂請補外公初入臺有貴戚侵奪民田州縣不能正民懷牒自椽杙其手以訴臺吏皆卻立目語公送棘寺驗治卒直之陳俊卿自副端爲兵部貳卿求去甚力公因奏事從容曰人才實難況多事之際如俊卿輩合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爲然其抑彊扶弱愛惜善類皆此類也十一月除直顯謨閣知遂寧軍府事給事中金安節封還制書改除司農少卿時邊遽日至公勉就

職頃之虜酋斃公遂力請竟拜前授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直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爲美談雖宿衛差夫府寺賤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必曰杜御史也公爲郡崇教化謹科斂待官屬以禮御胥吏以嚴聽斷明審人不敢欺未朞月政成父老羣至諸司借留提點刑獄何騏宣諭司王之望皆奏公課績爲諸郡最上受內禪公著三議以進曰定國是曰修內政曰養根本理切而事覈殆無一語虛設未幾寢疾以隆興二年六月八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自迪功郎累遷至承議郎賜五品服上閱應遷朝奉郎命下不及拜提點刑獄何逢源轉運判官李燾列公治狀乞以所遷官致仕俾其孤霑延賞上特許焉娶黃氏集賢校理庭堅之孫正字相之女先公卒累贈恭人四男長士廉右迪功郎次開早卒次士遜將仕郎次士遠三女長適進士黃思訓次適進士劉元恕季未嫁而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公事親孝處窮約能竭力致養奉議公性峻閨門威如公左右順承無幾微失其意弟四人皆公訓

勉爲善士扶持經紀俾克厥家與人交胸懷豁然無畦畛然不可干以非義所厚善皆天下知名士後進可教者慰藉誘掖無勗色鄉里老儒以恩科入仕身死家四壁立十數喪暴露原野公出金錢率里人共葬之遇人急難輒盡力不念其報好學雖老不厭俸祿悉以買書所蓄幾萬卷爲文根極理要必于有用有文集二十卷集論語解一十卷顯仁禮儀三卷藏于家將以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于江津之南江兗山之原士廉哀遺稿敘歷官歲月來請撰次事狀簡執書泣曰公立朝大節章無媿論諫在簡策清議在天下不待文字而傳然簡束髮時寓居江州從公學問凡三年外家眉山大與公母黨師氏有連君子交奉議公相得驩甚簡待罪三館公官奉常未幾來承祕書步趨相踵欣愉感憂相同至慮事剖疑出一肺肝知公平生言行爲詳則屬筆傳信其可以固陋辭方逆亮蓄力造謀偃然以大一統自任聲勢虛喝間聽風靡而議者狃久安習秦氏故態相顧望不出一語公自下土來

首發其端四五載間每奏對不論他事太上簡其忠注措施整暇
 及虜大入公益契合朝引裾暮伏闕擊奸聲震輦轂太上聽從如
 流聖德日新雖戰士沫血危急存亡之秋而主聖臣直人心悅天
 意同顯相陰助渠魁授首土疆既失而復社稷幾危而安其誰之
 功也宮之奇懦于諫而晉壁入汲黯守節死義而淮謀寢觀古人
 成敗明驗則知正君定國召和消變其機在此不在彼遠覽之士
 所以計度而深嘉之國朝任臺諫之法遠出前代臺諫亦最號得
 人其極摯不誣如此籥既狀公行事大概且推明功用所至併以
 告太史氏云謹狀

宋故朝散郎知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廣南西路
 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谿洞都巡檢使
 兼提點買馬事竹洲先生吳公行狀
 程卓
 曾祖師政妣程氏
 祖俊妣汪氏繼母魏氏

父舜選故奉議郎賜緋魚袋妣金氏封安人
 公初諱倫避秀園諱改曰徹字益恭吳其姓也吳自泰伯以國得
 姓其子孫散四方譜牒不可攷獨居歙之休寧者最盛公之高曾
 世以長者稱薄取而厚施視糴之貴平其價以出之施及旁郡全
 活者甚眾至奉議公襲德彌厚一夕與夫人金氏坐月下有二星
 飛入懷眾異之曰其吳氏種德之證有子之祥乎已而宣和之甲
 辰果生國錄公俯乙巳十二月之朔又生公公生而穎悟日誦千
 餘言十歲屬文已能道老生宿儒之所不能道弱冠與國錄公游
 太學時四方之英俊萃焉月與角筆墨短長輒居首選儕輩相與
 歎服為之語曰眉山三蘇江東二吳以上舍高選登紹興二十七
 年進士第調明州鄞縣尉三十二年遇恩陞修職郎隆興元年獲
 疆盜改承事郎三年差充婺州教授不赴乾道二年差知饒州安
 仁縣四年轉宣教郎七年丁母艱服闋淳熙元年轉奉議郎通判
 邕州五年任滿轉承議郎被召上殿除知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

南齊文錄卷二十一
六
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谿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
親老勾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六年轉朝奉郎七年轉朝散郎差知
秦州勾祠復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年致其事以淳熙十年二月二
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公天資雄渾學該體用高遠而不為迂
切近而不為陋上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制度因革粲然若指諸
掌而能劑量之以道出入諸子百家天官稗說靡不洞究而能折
衷之以聖人之經故其發為文辭涵瀟演澹嚴潔淵奧每一引筆
若飄風驟雨不可止遏旁觀駭立悚汗而公初未嘗屑意也公英
邁慷慨忠義激烈雖窮居危處抱膝長吟常以社稷安危為己任
方隆興天子銳意北向效奇獻策者無算公獨憮然曰是碌碌者
釣取爵位耳烏足與語大計使吾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必擒頡
利以報天子蓋公平日之志也當時宗工鉅卿如晦菴朱公南軒
張公東萊呂公龍川陳公梭山陸公石湖范公止齋陳公及知名
之士數十人皆與公友善公之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菴曰吳益

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自邕而得對也南軒書孔
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彊三章以諭別既而又以書相勞于中
都曰益恭才氣事業烏可掩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至龍川則反
覆太息徧告于東萊與石天民曰此君蹉跎日已老矣今茲得對
或有遇合之理其為一時名公所慕蓋如此初公未第為太學
錄時天子勵精以選廉察中外一日且至膠庠公曰此曹挾小
忠簸弄耳目今闔足至此異日六館之士以非所宜言與大不敬
論報豈不上累聖朝執而答之曰國有令汝無故烏得輒入卒噤
受笞去不復至蓋公之風裁峻整臨機果決已見于為布衣時得
第尉鄞鄞竝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迹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
宿將重兵不能禁公潛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隨
至盜驚為神卒有先登被創者公解駝裘以衣之親與傅藥士卒
皆感慨爭奮願空賊以報及宰安仁安仁舊號冷邑公至則肅吏
厚民薄征緩賦異時負販少有至者公立為會市會之日官無征

斂市不二價約束明肅商賈四集皆得所欲以歸于是井邑饒富
 江東壯縣或媿焉時歲大旱公度民將艱會豫約一縣戶口所欠
 米若干令富民儲蓄以備境內賴以不飢會芻境人以為憂遣兵數
 攫會偷活惡少年乘之為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人以為憂遣兵數
 百戎之或有勸公避者公奮然曰吾為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艸間
 求活吾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公馳馬橫槊其間聲
 勢張甚有無賴子襲芻邑所為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合盜間之
 皆恐懼縮頸不敢犯事已自劾不報然不便者從而媒槩之以是
 坐累數年公嘗言于孝宗皇帝曰盜賊弄兵驚陛下之赤子甚至
 阻山澤殺吏士遣大將發重兵而不能定皆由帥憲守令罷輒不
 任職治之不早以至滋蔓難圖仁哉斯言使安仁非公盜滋蔓矣
 法吏乃反以為公罪此識者所甚痛也暨通判邕州沿邊谿洞蠻
 獠少不得意則反側南軒張公經略廣右有疑事悉以咨公實郵
 筒往來籌畫日至再至三公曲為之盡畢就條理郡闕守檄攝郡

事有自杞蠻者勢疆盛服屬化外諸國至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長
 大勇悍善鬪且歲數千人至橫山帝馬日益橫忽其酋必程持國
 書來爭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其官兵相殺傷因及十餘事以乾正
 為年號州人大恐公嚴兵庭見之其詞色驕甚公責以汝國本小
 小聚落祇因朝廷許汝市馬歲得銀帛二十餘萬今三十年矣汝
 國以此富疆役屬諸蠻若忘朝廷厚恩邪輒敢妄有邀求吾當聞
 諸朝絕汝買馬之路又以不用本朝年號且犯廟諱詰之酋遂屈
 服有田州下閉洞首領凌謚以掠良民與化外諸國為市人易金
 一兩伎藝者倍之每歲上邊買馬遣丁夫除驛道輒為掠去公屢
 委所屬追問謚不伏以兵禽之梟首于市遠近稱快又有安平州
 酋長李械藏匿逃遁窺伺叵測累年帥憲不能令州有虞兵逸二
 公大書尺紙示械歎往時太守率以賄遷公清如水吾敢慢乎是
 之還其書幣械歎往時太守率以賄遷公清如水吾敢慢乎是
 兩江五十餘洞戒告部落無有違者且曰吾寧貧窮無犯吳公留

南宋文錄卷二十二
八
豈三年績效不可殫紀南軒露薦于朝得旨赴都堂審察去之日
若士若民若吏若兵合數千人遮道流涕奔告諸臺借留公陸對
首論恢復大計謂天下之大勢有二天下之大計亦有二有紛紜
未定之勢有立國相持之勢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立國相持之
勢宜緩圖方逆亮就戮中原之勢幾至紛紜諸將乃不能渡淮而
發一矢及葛虜定位南北之勢復成國張浚虞允文乃欲長驅
以定中國進退緩急皆兩失之此功業所以未建今之議者不察
持苟安之說者欲保守江左為欲速之計者便謂中原可平臣未
嘗不痛惜于斯也臣願陛下治兵積粟涵勇韜力俟彼之勢寢以
陵夷則以舟師出其東蜀兵出其西且戰且守稍稍前進東自齊
以圖晉西自隴以圖秦為祖述譙梁戰守之謀而無桓溫劉裕深
入遠鬪之患迨其壞亂糾合諸侯之兵以天聲震之壹戎衣而天
下定矣若彼之勢未至于是雖一兵一騎不可輕動間者始知公
規略宏遠區畫精密平日慷慨自許非孟浪叫呼者也使公獲展

其志應敵著數各隨局面如環無端功業可量也哉及論自杞蠻
二廣官吏與治賊之方皆切中事機孝宗皇帝嘉獎欲除公御史
適邕又闕守上以馬政為憂復以邕管屬公時奉議公已八十公
曰吾奉親以往乎親且老離井里以感吾親非孝也上方以孝治
天下其念我乎力請上為惻然予祠已而思之擢知泰州復以親
老請祠公孝友出于天性常視奉議公嘖笑以為欣感所居之前
有洲廣數畝舊種竹蒼翠可愛奉議公樂之于是結廬其上環以
秋冬不凋之木日奉觴酒怡愉其中又以餘間與從游之朋窮經
論史攷德訂業四方之士聞之負笈而至歲數百人居不足以容
或相牽結茅其旁因號為竹洲先生公分齋肄業如安定湖學之
法以教之士由以成材者有方公恬首春官汪公義端首臚傳其
他簪佩滿州縣言有章行有操官有業問有學未不自竹洲之
門者公之歿也奉議公已九十呼其子泣然流涕曰子之事親也
生有養死有送今吾先而祖以死有餘恨矣汝其毋忘乃父之志

以事而祖又曰汝其知所以立身立家乎忠孝者百行之本也恭
儉者百行之端也其了然于死生之故有釋老所不能及者娶金
氏封宜人後公六年卒以紹熙元年四月日合葬于績溪縣高車
原男四人載宣教郎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圻壘垌女一人適
奉議郎知袁州萬載縣事王俱孫十一人鎬鉉錫鎮錚鑑銓鐔鏞
銘錡曰鑑出繼國錄公之長子屋之後曰銓出繼國錄公次子塾
之後孫女二人長適承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事韓野卿次幼未行
曾孫資深習進士業卓于公同里開先伯父文簡尚書與公同肄
業而公之季子垌又從余游故知公之出處頗詳嘗論公之才足
以佐理天下而身不得居卿相之位公之氣足以併吞胡虜而身
不得任鈇鉞之寄公之節足以揮席軒懸而不得綱維國之風憲
公之文足以摩光雲漢而不得斧藻國之綸綍公之命固有所制
矣然孝盡于親道信于友名尊于身識與不識皆知公爲一世偉
人公之所以不朽孰得而制哉公嘗作尊己堂記謂天爵義榮己

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勢榮得失在命不可常也士大夫喪其可
常之尊乃藉夫不可常尊者以華其身得則喜失則悲甚而苟得
至于亾恥是何異乞墦間之祭醉飽而歸其妻妾方羞且泣而施
施焉未之知也晦菴朱公見而喜曰往者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吳
邕州之才今讀其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然則雲霧晦冥日月之
光景常新公之存固有舍得喪不得易者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或謂其峻潔類賈長沙雄麗類蘇內翰風騷類柳柳州世必有能
辨之者不待余之言也公歿既有年其孫鉉入都門涕泣謂余曰
先祖言行久未編次將遂湮墜敢稽首以請余辭不敢鉉之請愈
力因概書其大節以備太史氏采錄云嘉定十五年十一月日通
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新安郡開國侯會邑一千三百戶會實封
二百戶程卓謹狀

傳
律應物傳

沈作喆

車應物京兆長安人也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為將相而其兄翼高尚不仕號為逍遙公翼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待價生令儀為唐司門郎中令儀生鑾鑾生應物少游太學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幄行幸畢從頗任俠負氣洎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屏居苦功之上乃復返灑上園廬蕪沒貧無以自業客游江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因從事河陽去為京兆功曹攝高陵令永泰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中貴人勢驕橫為民害應物疾之痛繩以法被訟弗為屈棄官養疾同德精舍起為鄆令大曆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疾謝去歸寓西郊擇勝隱于善福祠從諸生學澹如也建中二年拜尚書比部外郎明年出為滁州刺史源山川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豈弟與其人覽觀題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郡遣使問道奔問行在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詔嘉其忠終更貧不能歸留居郡之南岳俄擢江州刺史居二歲召

至京師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州刺史在郡延禮其秀民撫其婢嫠甚恩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守吳門應物罷郡寓于郡之永定佛寺太和中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矣不知其所終有子曰慶復為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應物性高潔善為詩氣質閒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詩人莫及也白居易嘗語元稹曰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深得諷諫之意而五言尤為高遠雅淡自成一家其為時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頗工近詩嘗擬應物體格得數解能蓋自天分學力有限子而為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詣自名可也皎然心服焉應物魁會寡欲所居焚香埽地而坐為吳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

一唱三歎者應物當開元天寶宿衛仗內為郎刺史于建中以迄

貞元而文宗太和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年九十餘而猶
領轉輸劇職應物何壽而康也然自吳郡以後不復有詩又見于
錄者豈亾之邪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為當不止此以應物為終于
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無恙也蓋不可得而攷也唐書文
藝傳稱應物有文在人間史逸其傳故不錄余既愛其詩因攷次
其平生行義官代皆有憑藉始終可概見如此恨史官編摩疎陋
耳嗟夫應物崎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問今其詩往往及
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屣而後奇者如應物有以自
表見于後世豈偶然哉

文丞相傳

龔開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瑞身騰紫雲而上名
曰雲孫長而字之曰天祥寶祐乙卯歲大比以字為名應舉得薦
改字履善明年禮部奏名廷對策有司次在第五奏讀擢居第一
父留旅舍感疾及見宋瑞成名而逝護喪歸廬陵服除檢會授承

事郎簽書監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瑞入京行進士門生謝禮
將之任會鄂渚交兵吳丞相潛再相入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中
外洵宋瑞上書乞斬宋臣以安人心及圍結抽兵破資格用人
數事不報還里景定庚申除鎮南軍節判主管仙都觀歷祕書省
正字著作佐郎為郎試郡知瑞州再除禮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
公事改守宣城節麾中外踐更不常及往來周行人猶以清要望
之其權直也賈似道託疾歸越乞休致而實有要君之心宋瑞艸
不允詔裁以正義是時王言多先呈稟于權臣而後行宋瑞徑行
且無所忌避似道怒使臺臣論奪職除湖南運判俄以提刑知贛
州甲戌冬十有二月北軍渡江乙亥改元德祐壽和聖福太皇太
后垂簾與幼君同聽政詔諸道入衛宋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
承旨江南安撫副使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
安撫使夏四月領兵東下權兵部侍郎仍舊職丁祖母憂改官承
重既葬起復總兵起發吉州中途進權刑部尚書領舊職八月至

闕駐兵西湖除制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進
端明殿學士領舊職出兵援常州敗績獨松關危急趨師入衛進
資政殿學士制西江東制置大使守獨松關丙子正月十八日伯
顏丞相駐軍皋亭山是夕丞相陳宜中遁去十九日甲申早除宋
瑞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已而解兵權詣
北軍講解二十日詔以資政舊職詣北軍留營中明日宰臣吳堅
賈餘慶率廷紳以國降勤王兵盡放散二月八日北軍遣宋瑞偕
祈請使俱北二十日至鎮江三十日宋瑞夜同其客杜許及廝役
共十一人以舟西走儀真三月一日入儀真城後三日郡守苗再
興以閩府令命給宋瑞出城以輕兵護送出境聽所之經維揚不
見內從者四人去趨高沙道遇哨馬殺一人縛一人去宋瑞與
同行伏廢牆得免歷七水寨由秦至通州所歷諸郡以閩府命皆
不見內遵海而南至溫州謁景炎新主授通議大夫拜右丞相兼
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辭改樞密使同都督駐軍南劍州入汀州

移漳州龍巖縣至福州進銀青光祿大夫領舊職仍經略江西五
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零都乘勢遣兵攻贛吉斬汀州僞天子
黃從臨洪袁瑞豪傑竝起應之興國黃州新復號令通江淮已而
吉贛兵敗移軍惠州至崖山朝行在所封信國公職仍舊封母齊
魏國太夫人其九月丁齊魏國太夫人憂奪情起復十一月屯潮
陽移屯海豐二十日北兵追及所將兵潰被執已而三月張元帥
遣都鎮撫石嵩管押宋瑞北去至會同館赴樞密院見博羅丞相
張平章及諸院官博羅丞相令譯者問德祐爾君何為棄德祐別
立景炎豈得為忠宋瑞曰德祐既失國二王在南中立以存宗廟
社稷豈不為忠從懷愍者非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者非忠從
高宗者為忠眾皆笑忽一人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
所受命立不正豈非篡立宋瑞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之兄如
何不踐位枉德祐既去天位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
稟太皇太后之命如何是無所受命博羅丞相曰若將三宮走爾

是忠臣不走山城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亦是忠臣宋瑞曰此
說當責之陳丞相他人何預博羅丞相又曰既知做不得如何又
做宋瑞曰譬如父病在膏肓明知不可為豈有不進藥之理不可
救則天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用多言歲在壬午乃至
元九年也于是祥興且三年矣宋瑞為囚作贊并序曰吾身
居相不能救社稷安天下軍國之機謹嚮再拜以其死久矣被
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至讀聖賢書所以學何事而今
日成仁取義惟其盡天祥絕筆
而後庶幾無媿宋丞相文天祥絕筆
翼開曰僕見青原人鄧木之藏文公手書紀年皆小艸首尾備具
因求得謄本取其始末為傳與趙陸二傳竝存而有感于古之立
國者權臣握重兵在外必有重臣居中以制之若國之危殆則權
臣與重臣合而為一正須警援相應此又一時不可同日而語宋
將亾兩淮重鎮居西者無議焉而東鎮又在邊地文公自江右提

烏合之眾入衛遇戰則北及獨松失守一身在朝擁將相虛名而
造解兵印駕單車稱使者不辭徒曰紓君之急云爾使事有人未
間都督軍馬為之而受執者也五代時李嗣源告莊宗曰王彥璋
敗段凝未知縱知救兵必度黎陽數萬眾須舟楫豈能一日而濟
此去汴不數百里信宿可到汴既入段兵何施蓋是時梁朝虛內
重兵盡在外故唐兵肆行無忌嗣源以千騎先鋒至封正門叩關
而入梁君臣束手相顧而已嗚呼似者尚可取鑒況身親之以此
知兵力與天時人事未始不相倚為用也

陸君實傳

龔開

陸君實諱秀夫字君實一字實翁楚州鹽城人生三歲父母攜抱
避地南來居京口北境幼出從師肄業聰明穎悟異他兒郡有二
孟先生以夙學教授生徒大小學多逾百人知君實不凡刮目待
之學舉子文下筆有奇語不待師煩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
貢補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書登乙科是時殿

撰章子美琰居京口負時望以兄之孫子妻之因留婦家需次淮
 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君實當斂板轅賀而同年進士錢溥甫
 真孫于制使有連姻又殿撰贊壻于是相攜入淮南幕府淮尉書
 攷歷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溥甫與君實能自植立
 其為人沈靜寡言與人交不翕翕熱凡僚吏因公事過問要以主
 實情接為貴而君實退然託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問有集則持
 敬尊俎間終日與眾客俱退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拂其志
 馴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
 不舉荆湖制使呂少傅薨詔李制使改鎮江陵君實仍以機宜佐
 行襄陽失守李制使投間寓朱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疏
 為少後密為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印制使應雷卒
 于維揚閩治大敵壓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李制使往維揚用乙
 夜絕江小駐瓜洲維揚出鐵騎三千來逐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實
 以鞍馬從自是惟幄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

議權臣誘進之君實恬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為制
 置大使參議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淮憲與制右不侔既
 無臺治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望幕焉君實
 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臣令赴闕奏請留中未幾隨至帥府過
 制東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士參贊都督軍事陳宜中既得
 政兼將相權知君實久在兵間歷語戎事引以自近多所諮訪君
 實亦傾心參贊助之期于能濟未幾又不合以言者被謫大將張
 少係世傑調宜中曰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排論人世
 傑若不可相公意亦當如此宜中惶恐即日召還遷海上君實遂
 執政事海濱誅茅捧土為殿陛遇時節朝會君實端笏盛服如立
 文石班未嘗少怠既罷則望海山淒然至以朝服搵淚悲動左右
 紳衿中百事疏略君實隨宜裨補盡心力而為之及祥興繼立兩
 軍相見于崖山南軍大舟三百柁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為前
 鋒而以中部居宸扈中堅反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舞旌旗交

錯部伍為之混亂君實出卒仗劍驅妻先入海號哭拜幼君
陛下水而死已耶歲二月六日癸未也年四十二君實在海與
青原人鄧中甫光薦善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若後死以此
冊傳故人僕嘗託黃唐佐圭從中甫取冊不得姑以所聞輯為此
傳用申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略成長句四韻率朋從賤詩或
謂僕益疏一傳存公之大體勿以詳略為拘僕聞之泣下既而歎
曰吾郡以忠孝聞死節有趙公師旦至行有徐節孝先生今吾君
實得與趙公相望而其子乃先驅入海使陸氏一支無續趙公則
有三歲孤兒不併死較之君實不其重可哀也然在當時趙公孤
兒有收養者幸而成成人可為公後無他說至若君實之子年已弱
冠假令不死託之何人此君實實有媿于節孝受無後之罪而于
趙公不能作烈士斷腕之事時世有不同者庸詎知其心不爾然
則傳其可以不作朋友之言其可以不懷筆力短不能使潛德幽

南宋文錄卷二十二
基

光淨于偉節斯為可媿焉耳
龔開曰昔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請曰繭絲乎係障乎曰係障哉
尹鐸結民心堅壁壘以備其入也及襄子為智伯所攻卒以晉陽
獲濟自甲戌大敵渡江東南如晉陽可走者何所再造而無幾及
五年竟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使其民效死勿去惟有遑遑遷轉
而已國之亾固有天數抑亦人事有不至歟而吾君實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嗚呼悲夫天邪人邪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于宋長于宋死于宋今天下人悉以為非
趙氏天下愚哉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互乎有天
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艸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
王霸盜賊夷狄介于其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
以無疆土而亾行造化邁麻數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
于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惟父與天同大宜以生為在死

鄭思肖

南宋文錄卷二十二
基

為不在邪又宜見有二父邪此一是在也未死書死誓其終也故曰死于宋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則我為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眾事自天子至于庶人一皆不越于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偽富偽貴窮黎之居士生而弗靈幾淪于朽棄長而明始感父母恩異于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雪遇之過于貧人獲至寶為悅不飲酒嗜食菜薦飯得菜欣然飯速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足迹及人門癖于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達旦不寐作諷詠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高歌輒淚下若有不能以一朝自居每棄忘生事盡日遂幽間之適遇癡濁者則急去之多游僧舍興盡即飄然愜懷終暮坐不去寡與人合間數月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居與時為仇讎或癡如哆口不語瞳目高視而僵立眾環指笑良不顧

常獨游山水間登絕頂狂歌浩哭氣潤霄碧舉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說反嫌迂謬率恥與之偕破衣垢貌畫行嚙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尚確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歸于正愚又甚眾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真識之識其人不識其心非識也能識一是之理則真識一是居士矣奚以識其精神笑貌然後謂識一是居士也歟故作

書事

記外大父祝公遺事

朱子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于州鄉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號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瓌瑋經亂而逸熹少時見外大父猶頗能誦其語至諸舅則皆已不復能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少時聞父

母將為謀昏逃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猶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爾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誦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皆親往致其喪往返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號上會如禮夜寢匱匄不忍跬步離去路人皆為太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為涕泣曉譬不能奪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獨罄己貲以遣之其一歸同郡汪公勃汪公後登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賢之歲大疫親舊有盡室病臥者公每清旦輒攜粥藥造之徧飲會之而後返日以爲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記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行學試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請錄其學事時三舍法行上子尤不由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間若無所爲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先君子于時亦爲諸生年甚少未爲人所知公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學致大名世乃以公爲知人方臘之亂郡城爲墟鄉人有媚

事權貴者挾墨勅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窳下潦漲輒平地數尺眾皆不以爲便將列其事以諱諸朝者餘二千人而莫敢爲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復取特旨坐公以違御筆之罪公爲變姓名崎嶇遁逃猶下諸路迹捕不置如是屢年時事變更羣小破散然後得免而州治亦還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貲事力不能復如往時矣比其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莘娶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次卽先夫人德性特似公其行事自見家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及長從先君游間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求舉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旣先卒叔舅後公不逾年卽世今惟伯舅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同居劔之尤溪而康國之二子已總髮能誦書矣熹惟外王父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將在于此乎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

近世眉山蘇公亦述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勵其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
四外叔祖父豪俠不羈蚤從黃太史游黃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黃
公賢之為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與之諷詠書札甚多今皆不
存獨所為書柳如京皇考志世或傳其墨本姓氏尚可見百先夫
人及叔舅少時猶及見有道說黃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歌感慨淒
切絕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黃公之遺聲也此事外家兄
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書虞雍公守唐鄧事

任燮

紹興初秦檜議和割唐鄧遺虜以襄陽三十里前為境三十二年
逆亮敗盟自率眾兵渡淮窺江遣劉萼一軍由光化順流徑薄襄
陽城下亮意不在襄漢但分兵使相牽亮敗死萼亟撤去唐鄧民
開門納官軍明年春高宗視師建康命書舍人虞公宣諭川陝
然陝西之師非京西合勢莫可進討非京師屯守莫可牽制故陝

西之勢其重乃在京西為今日最急之策宜速以重兵據確山一
帶之險以保唐鄧時王彥取陝西數郡兵止六千人屯商州公奏
乞駐兵唐鄧合吳拱分精兵二萬人從鄧州路與王彥會商州以
萬人守潼關使河南虜兵不得援長安以萬人與王彥合力取長
安吳璘姚仲徐擁大兵震關輔使陝右虜兵無援可不戰遁去會
吳璘破大散關進兵向西北與虜相持德順而吳拱乃被旨屯鄧
州公又奏鄧去唐鄧數百里緩急難以相應且唐鄧無屯兵恐京
西虜兵無所顧忌引兵向陝以助合喜則吳璘未必成功或使成
功用兵力亦倍乞且令吳拱李道于襄陽歇泊仍更兵戍唐鄧若
京西之虜分兵向陝則令引兵擣其虛未報是歲六月壽皇受禪
和戰議未決論者多欲棄陝西新復州郡公亦奏乞歸班而吳璘
在德順事急約公會議公至秦州又具劄子與汪澈同申前議乞
以重兵據唐鄧分兵二三萬人由內鄉出商於守潼關焚大慶橋
與王彥合勢取長安因長安之糧可取河南因河南之糧會諸軍

可取汴兵力既全饋運亦省至于兩河因民之心可傳檄而定無
何省符以公知夔州繼被旨留吳璘軍前議事又起赴行在遂詔
吳璘班師盡棄陝西新復州郡公還奏事殿上以笏畫地爲陝西
形勢論辨甚悉上憮然有悔意以公知太平州襄陽有警再召公
除兵部尚書河北西制置使節制趙擢王宣軍馬公陸辭卽于
上前論今新復州郡雖陝西已棄而唐鄧海泗尚存唐鄧爲荊襄
藩籬且平原廣袤實爲恢復勝勢所在決不可棄旣至襄陽卽與
諸將議城唐時虜已遣使議和必欲求割唐鄧海泗四郡朝廷遣
胡昉還聘虜留之聲言沙河造橋襄葉置烽燧必欲取唐鄧公知
虜恐我得唐鄧勝勢則中原人心自歸其憂大矣故絕欲帀和以
得唐鄧于是章凡十餘上乞不棄唐鄧其後竟城唐公之城唐也
或言虜重兵壓境公料虜自逆亮之殞兵散馬多死契丹渤海益
張兩河民日起必無能爲公乃行以數百騎出唐城欲至緒陽陂
以安眾心遣人伺虜還言虜將蕭定遠間官軍在唐以四千騎走

汴矣公遂還唐鄧間士民爭持酒來獻羅拜馬前乞朝廷勿棄二
城公皆勞勉之歡悅而去會和議成將割地初公上章剴切有云
朝廷必欲割唐鄧臣卽挂冠而去至是遂上句老之章有旨赴闕
以戶部尚書韓仲通制置荊襄割唐鄧海泗以和變嘗論諸葛孔
明艸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荊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
右一軍出荊襄亦欲掎角取雍耳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
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艸廬中所料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
安孔明不之從蓋無以爲之掎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尙在襄陽
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安
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倖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忠肅
虞公旣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
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乃專意係唐鄧虜亦覺
之請和以求割地益堅惜乎和則堅矣而天下勝勢孔明之所欲
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未獲收其功也因具著之以明天下形

勢之所在俾後有攷焉紹熙二年上元眉山任燮述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二

此頁為南宋文錄錄卷二十二之正文，內容為多列縱向排列的墓志銘文字，因字跡較小且部分模糊，難以逐字辨識，但可見其為墓志銘之內容。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三目

墓志銘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志銘

汪藻

故令人劉氏墓志銘

王庭珪

直敷文閣王公墓志銘

胡銓

龍圖閣學士王公墓志銘

汪應辰

西山先生蔡公墓志銘

劉燾

徐道暉墓志銘

葉適

許郎中墓志銘

程秘

顯謨閣學士特賜光祿大夫倪公墓志銘

魏了翁

處士魏君雄飛墓志銘

魏了翁

從典大州隱然為天子名臣君享其祿幾二十年自承事郎累官
至朝散郎舜陟又以所當得之服授君賜緋衣銀魚績溪固多士
如君父子得名稱章絨而歸者無幾而君又慈祥豈弟有以宜之
長老稱焉方舜陟之為御史也屢擊大臣大臣欲寘之死而君不
以為憂及守合肥盜環其疆禽制有功州人懷之為尙像以祠而
君不以為喜蓋君之得于中者又如此建炎四年八月辛亥以疾
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一娶閔氏封安人前君卒四男子曰舜陟朝
請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曰舜俞曰舜申皆寔然有立曰舜舉迪功
郎二女子適士人葉文仲鄭邦彥五孫曰侁仔傳俊其一尚幼而
仔亦迪功郎諸孤將以紹興元年五月丁未奉公葬于湖州安吉
縣管城之原來求銘納之壙中某與君世姻知君非一日者宜銘
以詔後銘曰
君之德純明亮直懿鄉而隆賦修身以亟動而有則為國人之式
君之學得之先覺聞尊而見卓不珣其璞遺其子琢有連城之鼓

君之榮世以儒名道傳而志行有子在庭吾亦影纓響耄耆之齡
卞山之陽維水泱泱雖非其鄉與其山相望子孫家傍為萬世之
藏

故令人劉氏墓志銘

王庭珪

前兵部侍郎兼侍讀廬陵胡公名銓之夫人劉氏世為贛人故中
散大夫提點荊湖南路廣南東路刑獄諱敏才之女故吏部侍郎
諱景之孫贈金紫光祿大夫諱揆之曾孫夫人幼令淑中散賢之
在荊廣時欲擇對閱士無可許者是時侍讀方為進士才譽傑出
名震場屋中散聞而說之唯恐不得當也夫人名德靚年二十三
歸于胡氏不以其祖父嘗貴顯而驕事舅姑與祖母太孺人唯謹
視兄嫂如舅姑又能協于上下內外春秋祀事奠饋必遵胡氏家
法尤肅凡閨閻職之所宜執者無一事廢墜絲是侍讀始不以家
事拂其心而得一力于學少年登甲科以榮其親夫人之力也既
入朝為樞密院編修官天子將擢用之會秦氏當國固寵怙勢一

時權力熏燎天下中外憤嫉莫敢逆其鋒侍讀上書力折其奸至
乞斬檜或諷夫人止之恐禍不測夫人曰彼方為國言事且不謀
于嶺海行萬里猝遭驚濤駭浪之恐而鮫鱐龜鼉之怪出沒左右
逾人窮絕之鄉亦未嘗一日不自得使侍讀飄泊海嶠十八年全
區區窮絕之鄉亦未嘗一日不自得使侍讀飄泊海嶠十八年全
家北歸如不曾變風蟹雨也于貧與富貴累其心今學士大夫
關以萬里之外全其節志愈高與富貴累其心今學士大夫
而所以難而女子之力哉嗟夫行其賢于人也遠矣秦氏既侍讀內
徙衡州夫人歸廬陵治家事以戊寅九月十有四日終于家享年
五十有四男四人沐解浹瀉女五人長適太和縣鄉貢進士嚴萬
全次適福唐葉昌嗣次適上饒方自厚餘在室孫女一人相孫蚤
天孫男二人侍孫嘉孫夫人自紹興丁巳以冬賜恩封孺人滯留

海南今侍讀始湔除罪籍進用于時贈典煌煌蓋未已也己卯七
月乙酉葬夫人于廬陵縣中鵠鄉於山之原隆興甲申上初郊加
贈令人泳亦以恩授右承務郎盧谿王某為序而銘之銘曰
男兒為國奮不顧女子知義良自許出門萬里忘憂苦欲助高名
振寰宇空山埋玉知何處松楸參天神所護樵兒牧子不可度上
有華襄千年柱白鶴飛來解人語有宋忠臣夫人墓

直敷文閣王公墓志銘

胡銓

乾道八年歲在壬辰三月己丑盧谿先生王公卒公諱庭珪字民
瞻其先太原人十一世祖該厭唐末亂徙居廬陵郡西六十里曰
何山疆為善稱長者順義初或見物若龍出于所居田間有僧求
其處為寺係大中所謂龍復見遂名寺曰龍田今金地寺也僧謂
長者自此北行百里許遇三白即止後當繁衍有以文鳴者如其
言至安福之北曰連嶺遇白馬一問其地名曰大白詰小白詰遂
家焉曾祖著祖祥父爽皆業儒以氣節聞于鄉元祐戊辰復徙居

邑之南公生時大父夢赤文互天寤而公生喟然歎曰僧言其告
之矣公爲兒時凜然有立旣冠通經史百家崇宣癸未三舍法行
公一試卽爲選首爲領水講書間出新意聽者環堵時何損以對
策許直竄廬陵侍郎郭公孝友受業焉一日聽公講歸以語損損
驚異明年貢辟離方禁史學及元祐學無敢犯者公獨與其友劉
公水邵手不停披劉公後爲學士常德公不忘丁父憂一溢如禮
撫弟姪人無間言邑榜其里曰清節無幾何親瑩產瑞芝木連理
識者以爲孝友之祥大觀間提舉學事張公根薦公以應八行詔
公曰此士之常以鈞爵位豈吾志邪辭不就政和戊戌登進士第
調衡州茶陵丞民俗樸陋擇秀民勸以學士皆向化三年間應書
者倍蓰獨得文雅者勢傾一邑參政不能去公持其宿負白于郡
黥徒之舉邑稱快至今六十年人猶誦之茶陵田稅不均富者田
多稅寡以避役公語令凡執役者邑毋得秋豪擾使安于鄉民旣
不病役田復充稅由是產與稅侔役不頗矣他郡之民以事訴于

監司願得公決者相踵丞舊兼造船場憲臺初預薦曠久之欲役
船工造家具公卻其薦憲掾怒甚適守倅亦不相能拂衣去湖南
帥曾公孝序力挽留且欲薦諸朝不屑左司倪公濤方員外置致
書願交復責當途不能容一賢者諸司大慚濤蓋政和間名士也
宣和末公見禍根已萌葺艸堂盧谿之上年未四十棄官卻掃教
授鄉里執經踵堂者肩摩人不稱其官曰盧谿先生紹興初郡賤
工役修城時荅夷黃衡攝邑公謂衡勞罷敝之民可乎衡白守守
大怒欲械繫衡公曰民苟獲免身屈何傷卽棄去守大慚伏趙丞
相守江西薦衡歸功于公固辭乃止初江西盜作公著論二篇
言招安之害李丞相帥洪欲行其言會罷去後帥參政張公守遂
以遺逸舉先是劉公大中李公宋相繼宣諭各遣其屬諷以時政
民瘼極言以對二公服膺公未嘗入官府右司王公洋爲州令齎
書幣招致且虛其堂館公訪以闕失又延詣學宮講習一時士大
夫哦詩紀其盛公常懷憂世心紹興戊午銓以狂瞽忤時相壬戌

秋謫嶺表士皆刺舌公獨以詩送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
爲天下奇之句婉變者告訐詔帥臣沈昭遠鞠治以聞除名竄夜
郎公至人爭迎勞執經踵門者屢滿時忠州刺史馬羽假守尊以
師禮公曰加禮罪人恐與時左羽曰聞先生之名舊矣獲譴固所
願且命其子從學遂中第公歸自夜郎年幾八十觀蠅頭字率夜
分乃寢上踐阼初召對極剴切詔云粹然者儒凜有直節頃以言
語文字抵忤權臣流落排垠殆逾二紀召對便坐敷奏詳華改左
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力乞去主管台州崇道觀令所在州常加
存問乾道庚寅再被召固辭詔郡臣給輿檝趣遣仍具引道日申
中臺明年冬始到闕引對免拜賜坐問勞令少留公以老勾還詔
云王庭珪年九十餘而智識未衰行誼益固賜對便坐富有嘉言
除直敷文閣領祠如故仍賜香茗繒絲士羨其榮公少從鄉先生
張公汝明學易晚益悟于理襄張公蓋作易索嘗爲御史擊蔡氏
者漢上先生朱公震薊林先生向公子謹過艸堂談經旨常繼晷

見所講易皆降歎文定胡公安國經從亦款留且云公有經濟大
略文章特其餘事并爲作易解序引公不輕以示人欲獻之公車
會獄起郡守郭東集其僚議逮公獄掾汪君涓曰王公剛介勇于
義若幅紙招之必來戶掾變色曰彼詆大臣可善待之乎請部卒
會巡尉捕之遂行至則排闥突入公談笑就逮公之書緘縞頗固
眾卒疑奇貨豔以去公喟然曰此吾書屨遂不獲傳公土木形骸
儼然不可犯雖帝并無賴子見公亦斂沮人無賢愚貴賤一待以
誠間人善若己有爲不善者畏公之知必慚惕自悔公學極高明
尤工詩遷謫旣久語益奇書有楷法自成一家平生治氣養心脩
然有高舉意溢然而逝享年少衛巷公之二娶同邑劉伯玉之女
前卒男一人頤能稱其家女一人歸將仕郎彭飛孫男二人曰詹
澹皆志學孫女二人有盧谿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經講義十
卷論語講義五卷語錄五卷樸志五卷滄海遺書二卷方外書十
卷校字一卷鳳亭山叢錄一卷將以淳熙元年丙午葬于安福縣

清化鄉長賤之原頓扶服乞銘銓曰侍郎周公狀自足傳信不朽
焉用糞土之言頓請益虔不懈遂銘之銓頃于榻前論人物及公
云雖老宰相才也蓋用狄梁公薦張東之語上不以為過公儻無
恙殆未易量也嗚呼惜哉銘曰

才大而剛志直而方百世之豪抑彊掖弱蒐爾民瘼小試牛刀皋
比當路獷豕肆距雪虐風饕禮經墓式崇正四方德與山高

龍圖閣學士王公墓志銘

汪應辰

公諱十朋字龜齡姓王氏溫州樂清人曾祖信祖格父輔父以公
貴贈左朝散郎母萬氏贈碩人其先自錢塘徙至朝散公始業儒
有聲公少穎悟彊記覽為文頃刻數千言事親盡孝其居鄉進止
取予必以義後學師尊之既入太學多士皆推敬焉太上皇帝躬
攬乾綱改新政事紹興二十七年策進士于廷詔對策中有指陳
時事鯁亮切直者竝置上列無失忠讜無尚諂稱朕取士之意
既而考官以公所對進上臨定其文以為經學淹通議論純正可

第一及唱名則公也士論翕然稱愜詔益嚴銷金鋪翠之禁且以
交趾所貢翠羽焚于通衢實自公發之授左承事郎僉書建康軍
節度判官聽公事又詔王某係朕親擢第一人欲試以民事何得
遠闕可特添差紹興府僉判秩滿除祕書省校書郎尋兼建王府
小學教授時北虜且畔盟朝廷疑之猶未敢誦言為備公因輪對
力陳其不可無備者且曰禦戎之策莫急于用人用人之要莫先
于人望今若內若外士夫軍民咸謂有天資忠義才兼文墨可為
將相者有長于用兵士卒樂為用可為大帥者或實散地或守遠
郡願陛下起而用之可以作士氣寢敵謀又言三衙管軍或久而
不代兵柄在手利權財路又皆入其門且其官至三公樞密所以
節制諸將者乃班其下倒置如此其能節制之乎併諸軍承受皇
城邏卒之弊其他指陳率人所難言者三衙之將有言也人皆危
之而上特開納焉既而罷諸軍承受邏卒亦罷職更定樞密與管
軍班次管軍亦引去邊備益嚴舊人相繼復用自昔人臣論一事

或章十數上或合眾力爭不能回公以一語悟意而事皆次第罷
行于是天下仰上之聰明大度虛懷從諫非徒優容之而已然大
臣有不樂者公亦數求去除著作佐郎罷其兼職公以求去得遷
力辭不許久之除大宗正丞仍待次尋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今
上卽位除知嚴州未赴卽召對公奏言太上皇帝非耄期倦勤之
時而以天下授之陛下其賢于堯舜遠矣陛下所以仰副太上付
託者當何如舜重華協于帝然八元八凱堯未及舉而舜舉之四
凶堯未及去而舜去之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人才之
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其所當行者宜若舜之所以協于堯而行
之以彰太上知子之明以盡陛下繼述之道又言今和戎與戰守
之議未決臣謂或戰或守當相時進退而和決不可議也又言右
相虛位天下拭目觀陛下此舉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
可也不可非其人以失天下望除司封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又兼崇政殿說書除國子司業諸生固已迎服矣而公于學校事

其細微曲折皆參前知所舉措無不當人心者會詔百官言事公
上疏以爲百官進退者大臣之職論思獻納者侍從之職正朝廷
紀綱者臺諫之職今居其位者往往不舉其職宜有以董正之雖
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曰任賢曰納諫曰賞罰其
言反覆詳盡切于時務上覽而嘉之卽召公與工部侍郎張闡對
便殿從容論天下事請退復留者再賜坐賜酒又賜御書隆興元
年四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講公與左史同奏史職廢壞者其一
曰起居注錄本進呈非古欲勿進其二曰雖侍立而在殿東南隅
未嘗聞天子德音如二府自有時政記其餘臣僚登對欲許令史
官侍立其三曰後殿侍立而前殿則否于義無據欲前殿侍立其
四曰直前奏事欲不必豫牒閣門及候班次皆從之越月除侍御
史公素以剛毅正直稱天下至是人皆曰真御史矣公益自任以
當世之重大抵以定國論正人心爲本而去其害治者不局局于
細故也江淮都督府出師進取宿州金悉眾來爭我師退守淮都

督張公浚上表自劾公奏曰臣自總角在艸茅間聞金虜亂華痛心疾首義不戴天臣素不識張浚聞其天資忠義誓不與賊俱生實敬慕之頃以館職輪對首言金情不測乞用浚等既而金果入寇太上皇帝親遣浚知建康府陛下卽位因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爲當臣去冬被召至闕前後進退皆以恢復大計仰贊聖斷又乞陛下勿貳以濟大業浚遣二將取靈璧虹縣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任浚爲難及王師不利橫議蠱起臣嘗奏陛下用兵爲祖宗陵寢而舉爲二百年境土而舉爲中原弔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益當內修政事俟時而動陛下剛明果斷規模固已素定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今浚旣待罪臣豈可尙居風憲之職欲望正臣妄言之罪特加竄竄詔以公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乃以集英殿修撰知饒州乾道元年七月移知夔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三年七月移知湖州未幾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數月起知

泉州進直學士又移知台州公以病力辭且乞致仕乃詔復提舉太平興國宮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詔旨敦趣公力疾造朝上特御選德殿而公足弱不能趨詔給扶減拜且賜坐又詔權免朝參又遣使以誥及金帶就賜公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公薨矣實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上聞嗟悼賻卹有加令兩浙路轉運司給葬事公積階至左朝奉郎封樂清縣開國男至是贈左散大夫遺戒喪事毋得用佛老教諸孤行之以十有二月丙午葬公于縣之左原白巖頤人賈氏有賢行先公二年卒至是合祔焉男三人聞詩聞禮皆太學生孟丙蚤卒公兩遇郊祀恩皆奏其弟故二子皆未仕女二人長嫁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孫男女四人公立朝議論出處大節旣如此矣初公以文學先天下人謂其于吏未必數數然而自爲郡佐遇事不苟民有訟久不決多走諸司乞委公雖文書填委公一一緝閱不以付吏審覈情僞參用經律所與奪人皆厭伏其治郡旣以廉潔公正率其

下間有爲不善者則反覆告誡誠意篤至人亦有恥故未嘗按吏
爲文勸導百姓以遷善遠罪之意有爭訟則曉以義理多退聽者
故鞭扑罕用事至立斷其甚不得已乃推鞠亦不淹繫故獄屢空
未嘗遣官吏至縣而人素信服事亦舉利有可以予民者予之輸
租使自操槩而用度有節財亦足月率兩詣學宮延見諸生從容
誨誘且以詢郡政饒久旱公下車卽雨湖久雨傷稼公入境卽霽
每罷郡士民涕泣遮擁不容去或借留于部使者旣不得則奔走
道路或越境不忍別者眾人間公喪會哭于開元僧舍又立祠堂
以事之近世爲政得人心未有如公比者公有梅谿前後集五十
卷尙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指授學者未成書也公于文專尙
理致不爲浮虛靡麗之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
同隱尤條明白蓋自漢氏尊用儒術而士或飾詐或阿諛取容
至于守節死義能爲國重則未必以儒名者世遂以儒相靳若公
之學問粹然一出于正謹守而力行之義之所在疾趨徑前未嘗

有豪髮顧避更闕夷險特立不回施于政事左右具宜信乎其有
本如是也嗚呼此真所謂儒者邪銘曰

漢廷用儒黯獨巖樸淮南憚之謀不敢作謂公孫輩發蒙振落儒
豈不用其效奚若孰知其故鼠腊非璞公之節義視黯無作屹然
立朝作世郭郭正色凜凜危言諤諤招之前麾之不卻猛虎在
山衛及藜藿出守四郡治行皆卓問何爲然非智之鑿聖有謨訓
守約施博惟其躬行粹美無駁道固如是不由外鑠于彼汲直如
玉而琢我爲銘詩以表儒學人雖云亾尙有渠獲

西山先生蔡公墓志銘

劉燾

紹熙甲寅秋七月皇帝卽位首召朱文公于長沙拜趙忠定公爲
右丞相一時名勝多聚本朝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者憑藉外戚出
入兩宮丞相以魏公之裔同心國事弗之疑也文公獨知其微每
于經筵造御極言之文公旣去國從官有繼論者侂胄始自疑好
進之士或陰附之稍置易臺諫而丞相亦罷矣言者指丞相爲權

臣指道學為偽學引繩批垠而侂冑專政矣十餘年間臺諫之議論非攻偽學不譚小臣之自鬻非攻偽學不售然莫敢誦言攻文公者久之其間有欲速化者為言事官乃上書詆文公且其從游最久者西山先生西山先生謫道州二年得疾以沒諸孤奉先生喪歸葬後九年先生上奮發英斷誅侂冑治亂政天德清明枉者悉伸又三年始贈先生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席于生前而獲伸于死後天理昭然未存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預于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汝已殂矣守臣以狀來上朕甚憫之其贈爾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諸孤狀先生之言行來請銘蓋辭不敏者久之及是乃復貽書曰先君之墓可記矣某重慨交游凋落恐遂晦味遂不敢固辭先生諱元定字季通姓蔡氏其先弋陽人上世仕唐有為建州建陽令者因家焉曾祖克祖諒太學生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姓詹氏先生在娠牧堂以聖賢遺像設別室使詹氏

南宋文錄卷二十三 九

日瞻仰焉先生生而穎悟異于常兒八歲能詩文十歲日記數千言牧堂示以西銘等書又以程子語錄張子正蒙邵子經世且語之曰此孔孟正脈也先生幼而沈涵其義長而辨析益精乾道間見文公于崇安遂師事焉凡公文次敘伊洛諸儒遺言先生之言為多年四十不就科舉淳熙戊申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律麻薦于朝廷下郡津遣赴行在先生以疾辭紹熙癸丑西游襄漢循淮渡江道經建業京師城朝之名勝無不傾倒常遇太學生王茲諸公游西湖間諸公欲薦之于朝而留行者即日命舟而歸淳熙乙未築室西山將老焉文公貽書有間風引領似已間采薇歌之語時偽黨論興先生知不免簡學者劉夙云化性起偽惡得無罪明年命下親故送別先生酒酣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方自里中赴道眾皆疑懼或曰緩行先生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至營道未幾學者漸眾先生憂之曰神人惡眾至殆不免乎每與諸子書戒以死生有命訓其自修則曰獨行不媿影獨

南宋文錄卷二十三

寢不媿衾庶可傳之子孫勿以吾無故得罪而遂懈焉明年八月
寢疾醫曰廬平可治先生曰是謂廬病不相應非藥可為也先生
雖病接朋友不勅一日謂其子沈曰合謝客且安靜還造化舊物
凡九日命移寢正室有二磬若巨石墜隔間頃之而逝享年六十
有四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十一月六日始克葬于建陽縣崇泰
里翠嵐之原先生天資高聞道早于書無所不讀于事無所不講
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
會于一方技曲學與異端邪說悉拔其奸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
奧義人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
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得之吾與季通言未嘗厭也及葬
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
復得而見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如邪先生居家以孝弟忠信
儀刑子孫而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枝自源而流聞者
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誥文字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事

然世道衰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源未必不惑于異端之說也
故文公晚年接引後進亦無隱然者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
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陳圖說陰符經
解運氣節略廬書及詩東禩說若干卷傳于世獨易春秋雖發其
端緒諸子能卒業焉娶崇安江氏男四人長淵次知方次沈次沈
早亾女二人適進士王翰吳恭孫七人格模杭權柎棟械孫女六
人謂西山先生者文公之所誄也銘曰
西山千仞兮清潭一曲先生永存兮過者其肅

徐道暉墓志銘

葉適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苦甚于飴蜜手烹口啜無時
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美色
也有詩數百斷思尤奇皆橫絕欵起冰縣雪跨使讀者變悼慄慄
肯首吟歎不自己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蓋魏晉名
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土

爭效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東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爲是者取成于心寄妍于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歸苓桔梗時而爲藥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于庭設九奏廣袖大幅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縷繆組繡則失其所以爲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客之一快也哉惜其不尙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旣死同爲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紫芝嘗集朋友殯且葬之在塔山林額兩村間嘉定四年閏月二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銘曰

誦其詩其人可乎身可歿墓不可蕪
許郎中墓志銘
士林之論以公有不可學者三焉權勢人之所趨也方權臣擅柄

程秘

之日詣其門者立登丞弼公惡其爲人不造銓部富貴人之所欲也公以小宰梁公薦有掌故之命矣乃五年臥家不以姓名自達張參政開督府辟公爲屬公力辭避且極言調發之非貧賤人之所惡也自壯至老布衣疏食一室蕭然疎幃敗席有野人之所不堪者五十年宦學之積委諸橐中居乏寸椽耕無尺地而經理曾不及焉蓋公之學一出於誠壯從諸公游晚授學學者一言一行悉以不欺爲主故凡出公之門者質而不華誠而不僞厚而不薄望而知其爲公之徒也嘉定紀元公始赴調五年差戶部架閣七月除國子錄十月三日又除國子博士逾年改京秩遷太學博士六年十月除祕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七年九月除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八年正月除祕書丞五年除著作郎兼職如故某年某月寢疾某日終于官舍子植求銘嗟夫碑郭有道惡乎媿乎公嘗有言國之疆弱在元氣元氣之盛衰在風俗風俗之振作在立衰衰立朝廷之上景從四海之間衰立矣而風隨什之吾其如天何

公諱文蔚字衡甫新安休寧人銘曰
大閑耽耽皇極巖巖萬邦所瞻天下泰山毋曰磧磧幸有表在惜
哉歲闌訾黃不再

顯謨閣學士特賜光祿大夫倪公墓志銘 魏了翁

開禧二年秋了翁以館職論事忤韓侂胄補外吳興倪公召為禮
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上疏辭曰臣乃者嘗為御史徐枬所劾枬
言而是臣不當召臣而可用枬不當留廷論俸之于是申詔趣發
以九月入見首言今宗祀配饗乞用皇祐故事以光宗參侑盡尊
祖嚴父之禮次言修君德求直言用正人行公道明賞罰三言近
歲士大夫寡廉恥列拜于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屏穿竇而入
門生弟子施于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恩使恩
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上雖優容而侂胄得之大怒其
間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于蘇師旦也時謁侂胄者率鞠躬
斂容公視之如無且曰人言公有騎虎之勢非也此李林甫楊國

忠晚節百若進退裕如必以諸葛亮侯先忠獻王為法侂胄愕然
明日謂參知政事李壁曰子嘗言倪正甫之為人今始至即立異
李曰配帝之議謂前之禮官皆不知及此則亦以僕為不然矣遂
上疏爭辯了翁時自館職請外謂李曰執政與從官爭辯未問理
之曲直從官必不勝是執政逐之也李三疏而止自知之父憲為
監察御史劾公罷余與公偕至國門外數款語氣勁而詞直心竊
壯之至金陵與永嘉葉正則從容道前事因論葉曰頗聞倪公不
見知于周益公又忤趙丞相今又大忤于韓且韓與周趙諸賢人
品不相侔也今日之忤是則前日之忤非葉曰善哉子之問也雖
然皆是也方周公為相公無所附麗事趙公又不合朱公入朝士
傾心歸之公見之如他日人始謂其不然逮周公罷相趙公為執
政朱公說書崇政殿公當制詔稱獎優厚人已異之迨慶元元年
五月公自溫陵召歸侂胄方排垠異已意圖節鉞以公非趙黨且
嘗與陳君舉章茂獻不諧將使再掌內命先遣弟仰胄從容伺公

意公艷然曰上初卽位當惟賢是用以消朋黨之禍不當問其何學也旣而劉德秀又勸公公正色叱之曰從趙公者皆一時之傑吾猶不肯輕附尙爾之從邪侂冑知公意鄉不同乃以節度使制屬傅伯壽俟答詔旣畢然後公直學士院至是人始知公之心蓋不苟于隨者余聞葉公之言瞿然興敬厥明年十一月侂冑旣殛公復進用以連抵史彌遠不得久居中出公知鎮江府改福州治事踰月見彌遠拜右相制歎曰昔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其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昆命元龜此舜禹指遜語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不大駭乎乃上書請貼改麻制上付詞臣陳晦條具彌遠懼擬晦殿中侍御史于是劾公輕侮朝廷落職鐫二秩罷余時以君命召辭不行間公之風而竊高之人之稱蘇文忠者謂其在熙豐不容于熙豐在元祐不容于元祐在紹聖見黜于紹聖嗚呼如吾倪公其無媿于此矣聖人明隨之義如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其象曰弗兼與也蓋旣

系小人必失君子其是非至易決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可謂得所隨矣而聖人猶戒之曰利居正則雖親附君子亦不可以苟隨也此較之六二其失已難知矣若九五之孚于嘉則所信者皆嘉善矣而聖人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而先儒程子曰隨以得中爲善乃知隨小人者固不足論而隨君子者亦貴乎居正得中如倪公者其真有得于隨之三五乎端平三年余召爲春官公之子祖常過余言曰我先公以某年月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山今十有餘年矣而墓道之銘未立子也吾先公所畏也敢以請于子余與之道前事祖常慨然曰蔣起居重珍嘗狀我先公之行亦猶是矣明日再拜以徵前諾乃爲約良貴之文而敘之曰公諱思正甫字也湖州歸安縣人湖今爲安吉曾祖豫祖湜贈承事郎父侂任承議郎行太常寺主簿後贈少師從橫浦先生張公九成游舉某年進士公少師第三子也器質疑重少師深愛之擢乾道二年進士第授遂安軍節度掌書記丁少師憂再調筠州軍事判官明謹據正

不為苟從辨廬陵冤獄為刑獄使者辛棄疾所知自後劾郡疑獄
率從公決淳熙五年中博學宏詞科七年除國子正八年閏月遷
太學博士六月丁王夫人憂服闋再入太學閏七月遷太常博士
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進祕書郎十三
年秋大旱公封事累數千言主于罷苛斂察冤獄且請別詔中外
士大夫皆得有言避殿減膳明示畏天之實且請時召大臣講論
治道拱默充位者席之次言臺諫之官以言事補外所宜昭示好
言之實以釋人心之疑邏者嘗以倉庫事上問雖頗得實然百吏
各有統察監司臺諫皆耳目也焉用此輩為上皆是公言立見施
行初孝宗銳意恢復迎合者往往至大官言多不驗久亦厭之更
用謹默之士公對延和殿言往時虛誕今者輒美得失之上願謂
公曰卿奇才論事詳當可行翌日諭左相王淮曰倪思敷奏可嘉
朕欲擢為二史宰相以未有闕對乃超遷著作郎公之自結主知
始此十六年正月上問丞相曰學士院闕人誰可者周文忠公進

擬數人公與其一然意主陸游上特以命公公以內制不可兼名
袁因盡辭兼官嘗內直召見公言旌廉吏以律貪廣集議以審令
光宗卽位公言光堯捐遜父子無間言今陛下承迎尤當過之又
請日引職事官輪對如壽皇初政除權侍立修注官直前事以
虜難新立為憂且請增置諫員又請召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皆
見納用五月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公言速進壽皇聖政按
為成規又言覃恩賞格之濫七月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公言
皇太子府翊善宜用老儒士上以命黃裳八月論吳玠不可為兵
部詔玠改知廣德軍未幾上侍重華宮玠入辭孝宗問上倪思今
何官上曰權中書舍人孝宗曰猶為權邪十月除中書舍人仍兼
直學士院兼實錄同修撰時會計錄成凡錫賚皆三分減一適重
明節特詔伶人依舊公言不可吳玠知衢州公又言之紹熙二年
兼侍講其春以大雪震電求言公謂大臣苟且給諫緘默講讀官
闕員節鉞遙制輕濫內廷好賜無節燕飲褻溺版曹州縣迫急商

農愁歎會計錄條具鑄減未十一而羣言未已無名之賤久議而未蠲疆場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財于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十五萬人內帑以備犒軍公謂賞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稍節矣上嘗語公邊事公曰若史院亂華編載海上之盟與北狩等事陛下豈容不觀上命經筵取索韋璞以后姪孫為煥章閣待制公引馬季夏孟忠厚故事及建炎詔書后族勿任侍從以爭之璞坐改觀察使諫臣論吳端不當除帶御器械給事中繳孫璫觀察使上遣使諭給諫侍御史劉文節公光祖爭之上怒左遷劉太府少卿中外沸騰上謂外府之除乃以省闈拆號差譌不因論事公言遷除之命不在自効之時而在論事之日終無以釋天下之疑劉公請外端亦報罷祖宗舊制凡遙郡至觀察使乃落階官轉正任防禦譙熙

載以潛邸舊恩自遙郡觀察使徑除正任中書舍人莫叔光二疏不報會熙載辭免上令學士院降詔公封還詞頭卒如舊法左司諫鄧驛以論潘景珪結近倖袁佐李蔚宗遷將作監公力陳不可擢上批匠監之長乃是超擢公爭之益力又言姜特立諸人恃恩干請上為出特立洊副總管明年景珪知湖州卒繳罷之王士廉以皇后之姊之夫請佃平江府官田以內小臣楊燮卿袁佐宣諭漕臣公言此自陛下出批中官邪是乃斜封墨敕之漸祕書監楊萬里求去以直龍圖閣轉運江東公留行不報六月除禮部侍郎先是黃貴妃薨上忽忽不樂乘輿過重華宮已駕復輟冬至日晏不視朝中外莫敢諫公四疏開陳會上召嘉王公言壽皇之欲見陛下不亦猶陛下之于嘉王乎上為動容時宮闈頗與外事公因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櫟極論家之不齊至于陰陽易位甚則離間父子漢呂氏唐韋氏幾至亂亾不特一魯莊公也胡晉臣尤衰夏執守卒上不以為信公因魯僖公十六年二大夫卒懇懇言之

且曰陛下大抵因疑致疾疑愈深疾愈甚遂使父子之間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上竦然四年正月兼權吏部侍郎公以飲酒過度為諫上喜曰卿能盡言如此是時留丞相請罷政待放于范村久不獲命廷臣謂上欲專相葛公邨陳起居贊章司諫擊之公于葛雖同郡人實未嘗附麗而陳疑之謀于執政命公為金國賀正使以間之明日待次重華宮語與陳忤公請納救更選他使會報金虜鄭王允蹈叛于河南謀劫使者公嫌于辭難遂行因言陛下屢愆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虜酋以為問臣將何辭上悟曰旦夕便當過宮公嘗援仁宗故事請書孝經四章與無逸竝真左右至是章司諫劾公以虜事脅君以孝經譏訕不報公出關待命上不得已畀以近郡差知紹興府主管浙東路安撫令朝辭之任未行六月孝宗升遐憲考受內禪改婺州辭不行七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會求言公條十二事曰兢畏曰敬天曰法祖宗曰奉先曰安親曰正心曰勤政曰任外廷曰親君子曰納諫曰節用

曰謹終起知泉州未上慶元元年五月召為吏部右侍郎二年同知貢舉監察御史姚愈承侂胄風指文致試闈事劾公出知太平州新學校修社稷完城郭繕器械練卒伍浚河渠造橋梁葺候館立養濟院百廢具修民不知役邦交之醜以掩骼埋胔嫁貧女之失時者劉德秀劾公嘉泰元年復提舉興國宮俄差知泉州以所治當塗者治之留丞相始知公有政以用公不盡為歎同郡李澄與德清令朱欽則俱求薦于公公不從後澄以韓壻驟用欽則為監察御史朱遂劾公罷郡侂胄久執國柄稍棄前怨以收士望于是彭子壽曾無逸復官林和叔宮觀徐子宜放自便呂子約量移公提舉玉隆萬壽宮皆三年七月也四年知建寧府察官徐枏劾免公數月枏進殿中又言公縱已害民再削一秩開禧二年又奉興國宮祠其秋入春官直禁林僅十餘日復會興國之祿蓋至是已五奉宮祠矣明年十一月侂胄誅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入見便殿請遵用故事命東宮參決政事以杜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

執及別創直廬合詞臣候對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容受直言飭朝
列以砥礪名節嘉定元年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同知貢舉三
月給事中許奕使虜公暫攝其事內侍李樞符澄李益徐攸叔久
竄得歸公執不行蓋是時帝宦寺之黨韓者甘昇再圖知省而懼
不獲使其子宗茂首以四璫嘗外廷間公之風而寢公又言卒棄
疾迎合開邊請追削爵秩奪從官卹典陳自彊罪侔侂胄不可異
罰乞用丁謂王黼故事遠竄簿錄其家皇子薨贈太師尚書令公
言子爲父師名不正宜改贈極品史彌遠在樞廷將以兄彌宥爲
春坊公言不可婁機代公爲給事卒與之公嘗曰陽城脫不遇裴
延齡爲相終無以自白故在璪園一百六日雖小事必言夏五月
進禮部尚書許奕使還中書議褒賀二府將以和戎遷秩公曰漶
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密院待罪今屈已盟戎奚
以賀爲乃止飛蝗蔽天公言不可諉之用兵遺鬢宜修君德懲權
臣弭盜賊察姦貪以求弭災之實彌遠以樞廷造命除從官宰相

錢公象祖數請去公請勿偏委任尋又言咨訪宰執不可獨召一
人上曰前日趙彥逾亦如卿說彌遠銜之章良能將除御史中丞
公進臺諫論三篇上以付中書章見之滋不悅七月公請禁絕苞
苴又請察小人之交締遂力請外補上諭留再三公曰侂胄以臺
諫爲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亦以小輿見彌遠矣侂胄
盜權擅國專行執奏所稱聖旨類櫟已意今彌遠亦獨班奏事矣
侂胄未敗猶望舊人今舊人出矣而拯救無術臣恐宗社之不堪
再壞也越二日除寶謨閣學士知鎮江府未上改福州治事踰月
又以貼麻鑄免二年陳晦黜復公元官奉玉隆祠五年瑞慶節虜
亂不能遣使公陳備邊十事謂虜亾則韃靼之疆我獨當之執政
不樂曰倪公尚云以階太中大夫耳未幾御史石宗萬論公降
二官永置間散八年復元官奉祠于是公年七十矣連疏請老不
聽十一月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請老不聽公嘗言從
臣自休致外皆不可陳乞故自玉隆祠滿不復請十年間亦未嘗

乞磨勘至是吏部檢舉轉通議大夫十二年宗祀明堂進爵國伯
又請老不聽十三年十月以病乞骸骨不允再請未報屏醫卻藥
自志其墓命諸孤喪事從簡詔特轉一官進職四等以通奉大夫
顯謨閣學士歸安縣開國伯會邑八百戶致仕是月丙子卒享年
七十有四其孤上公所定遺奏猶乞收爵祿賞罰之八柄張禮義
廉恥之四維聞者感涕特贈光祿大夫後諸子陞朝該累恩進少
保上親政之明年詔有司謚公文節妻淑人沈氏吏部尚書虛中
之女贈福國夫人先十一年卒男六人祖仁朝奉大夫前通判南
劍州祖義朝奉大夫前充江南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祖禮
宣教郎知撫州金谿縣事祖智承直郎前監行在贍軍激賞西酒
庫祖信承議郎新通判袁州公薨後相繼卒祖常通直郎監行在
都進奏院祖禮以後兄知建平縣愿祖智以後弟承務郎惠女子
子二人適宣教郎沈鐸免解進士周侗孫男四人興公承公皆將
仕郎餘二人尚幼孫女一人許適將仕郎徐椿年公少孤事繼母

以孝聞仕五十年官二品而奉身清約如一日先世田宅以推諸
兄弟卜室城東之月河歸自當塗始闢小圃以逍遙名亭作屋三
間扁曰齊齋左圖右史朝夕諷嘗語諸子吾生平素慕樂天蓋
樂天直道屢黜而于牛李之黨終無所附居數郡有實德在民晚
歲委命無求與公出處相似然樂天未七十已苦風痺公晚而益
彊善乎良貴之言曰方柄臣初相震赫中外公獨折其角而奪之
氣末流之弊至于避柄臣名諱以詔為詰以照為證以遠為邈登
之朝廷文書無所忌憚綱常倒置所不忍聞而在廷莫敢言其非
至此而後知為曲突徙薪之功也又曰國朝最重臺諫所以徹壅
蔽而彊主威也彌遠把握言路輸款而後除納橐而後奏目喻意
嗾翦伐忠良濁亂海內者二十有六年觀公臺諫論之作可謂知
禍本矣又曰淳熙之士不變于慶元黨禍者尠矣再壞之開禧三
壞之嘉定公剛方質直不尚苟同以周趙之賢猶不尚微受爾汝
則其奴視權孽固宜嗚呼余早聞葉公之言今又獲觀良貴之狀

公之純忠衰裏全節始終爛乎簡策余無所措辭矣所著齊齋甲
稟二十卷乙稟十五卷兼山小集三十卷兼山四六集十卷詞科
舊稟五卷翰林前稟二十卷後稟二卷翰林奏章一卷掖垣詞章
二十卷繳論四卷銀臺章奏五卷南宮集一卷奏議二十六卷歷
官表奏十卷承明集四十卷丙寅錄一卷更化奏對錄一卷臺諫
論二卷昆命元龜說一卷北征錄七卷合宮嚴父書五卷南正南
轅詩二卷論著三十卷近體樂府二卷些章二卷易章三十卷易
說二卷中庸集義大學解辨顏子子思子續曾子各一卷論語義
證二十卷孟子問答十二卷老子原旨遺事六卷刀筆集十五卷
家傳六卷經鉅堂禠志十卷馬班異辭三十五卷馬史刪改古書
異辭十二卷藏于家銘曰
士喻于利不有厥躬視人作輟隨俗介通維文節公懷誠秉忠相
維周趙且不苟同況于韓史尚肯爾從崑立孤魯如千丈松無依
而立無託而容雖躋臺省而不久中八為郡守八領祠宮位既弗

稱用亦罔終彼濫貴者浮雲飄風公之大節吳嵩比崇史官博士
策名誅功我銘申之勒榮正封

處士魏君雄飛墓志銘

魏了翁

漢原巨先豪于谷口人無賢不尙闔門或譏之曰子本吏二千石
之世結髮自修何遂自縱放為輕俠之徒乎巨先以應則託諸
家人寡婦以況己且曰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嗚呼斯言奚無禮
之至也士方為血氣所役偃于外特恩于未之知焉耳知之斯
速己之顧安有不能自還者邪吾族祖仲舉諱雄飛少亦以氣蓋
里中雖嘗束書從臨邛李靜一純粹游會羅家難不克卒業寓邛
之南道其地號曲路居民少生理寡農耕買鬻銖哀釐積僅
給伏臘君故蒲江徙久而從其俗買酒舍召傭係櫟作盱衡抵掌
見事風生有小不便必以控于守宰不得其平不已逮閱變旣久
困心衡慮于是卷束豪銳以從其所當事者振施鄉鄰輯柔宗姻
歲大稔嘗發粟以食餓者其不幸而麗于法又為訟其冤迄以全

活族孫有少孤者三世豪故君聚族而賻之其楸柎窳窳之事悉
爲經理焉晚尤喜釋氏書龐眉鳩杖頽然終日語不及家事聞人
之善則亟稱之不翅已出余叔父仲翔甫及余預賓薦躐科級君
喜至忘食以是益勉子孫以善其深自繩削求爲篤厚之歸乃至
若此然則不能自還于禮如原巨先之云者其賢不肖固不待論
而判矣年七十有八以開禧三年七月丙子終于家曾大父某大
父某父某妣某氏配同里王氏淳熙四年七月壬寅卒生三男子
已之吳之申之女長適郭宜孫次文圭次張由禮孫若干人已之
將以嘉定三年十月某日葬君夫人于縣之欽德鄉曠義里震山
先事屬銘于縣窆然心制謝不能文則曰柳柳州嘗襄陸元冲歐
陽文忠嘗銘杜偉長凡皆推己之哀以致諸人矧在宗族子何辭
焉乃撫幼所逮聞于諸父者而敘次之復系之銘曰
悠悠浮驂載馳載驅惟君服之稅于桑榆侯田侯廬我耕我居侯
黍侯稌我酌我酌荒是南道爰啟厥初根膏實映後嗣之須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三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四目

墓志銘

劉閣學墓志銘

真德秀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志銘

真德秀

格齋先生程君墓志銘

葉秀發

劉定伯墓志銘

文天祥

墓表 墓碑 墓碣

朱子

程君正思墓表

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致仕彭城縣開國子會邑五百

朱子

戶贈少傅劉公神道碑銘

何恪

秦孝子顏烏墓碑

陸游

何君墓表

游九言

楊忠襄公墓道碑

真德秀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四目

勉以三事其一宜與羣賢併心一力損文而務實若上未嘗過宮
宰相以下皆不可歸安于私第其二為林陳二寺自以獲罪重華
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去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訪其三
謂今國家阡危為大臣者不當徒憂悶自沮或為明哲保身之計
所當收總兵柄密布腹心使緩急有可倚仗繼聞孝宗崩又貽書
趙公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趙公迄定大策如公言上受禪六
日即以為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曰陛下新服厥命人皆望
謹始于庶政臣獨願謹始于五事讀至思箴上曰要當從源頭用
功公對曰微臣千百言不如陛下源頭一語陛下誠致力于此則
貌言視聽俱治矣俄兼侍講遷起居郎朱公熹以中旨與祠公言
漢文帝之于汲黯唐太宗之于魏徵仁宗之于唐介皆暫怒即悔
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來耆儒
此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乃助陛下
者也韓侂胄既擅朝權羣小爭先附和逐諸賢為奸偽禁錮之公

偶作涪陵縣學記盛傳天下又明年許自便主管玉局觀知眉州
復直祕閣利路運判時侂胄將啟兵端公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
謨閣主管冲佑觀開禧三年春吳曦挾虜以叛公諭郡守焚其榜
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素所長者仗大義率諸道連衡以抗賊
俄間曦誅則以書勉宣撫使楊公輔講行營田凡前日利歸吳氏
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獎名節褒死事以激忠義之心除潼
川路提刑權瀘州是年十一月侂胄誅盡起天下名士而公與焉
嘉定三年除荊襄制置使尋除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在潼二
年六告老提舉玉隆萬壽宮潼人繪像牛頭山命之曰全德堂子
翊之守果州遷眉州皆奉公以行翊之移守緜州公之知龍安縣
相距不百里公往來二子間意甚樂俄以疾薨于公之官舍享年
八十有一贈光祿大夫四子端之靖之皆第進士端之終宣教郎
知浦江縣靖之出為伯父後終承議郎兼樞密院檢詳翊之今朝
請郎竑之今宣議郎二女華陽縣主簿李南進士謝汝能其壻也

孫男四人仲言不及仕仲房今修職郎仲襄仲文將仕郎孫女四人曾孫男女三人初公以孤生起西蜀朝廷之士共知其賢而四方或未之知也及居言責正色直辭摧奸擊彊不少顧避于是海內想聞其風曰此鐵面御史矣至覲其容接其辭則溫乎惠風之和藹乎時雨之潤四時之氣雖備而生物之意尤多蓋公天資渾然充養有素故聞之者謂其風節之可畏即之者樂其道義之可親蓋信乎其為全德矣少從族父兄東谿先生伯熊學已志乎古人之大方及長博參諸老而融會其異同翦綜百家而蒐攬其精粹有後谿集百餘卷在襄曰峴山集潼曰鶴林集果曰金泉集眉曰眉山集合若干卷諸經講義若干卷公在房謫居無事取東谿所傳易續之蓋東谿傳止睽公續之始蹇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後谿先生云某自兒時即願為公用後與靖之同年又仕同朝居同巷至相好也故于公道德風節知之尤詳今翊之等將以癸未三月辛酉葬公于清谿之艮山使來屬某志其墓曰是先公之

志也謹纂次其事如右而系之以詩曰
君臣之誼首乎三綱維忠與直臣節之常維節之常而罕自竭義以利踰志以氣奪有偉劉公金石厥心弗貳弗疑上帝實臨蚤遇阜陵靡言弗既踐更三朝終始一致事君如父憂國如私朝夕皇忘其渴飢誰歟不仁目士以黨孔鸞雖離罩以一網謂忠曰訕席正為邪往轍既顛弗懲柰何鳳閣鸞臺實司出令曾是僕臣可竊斯柄辨奸于蚤救禍于微臣身可竄臣守弗移晚臥坤維繫念王室臣髮雖華臣心愈赤巍巍宗祏寄在元良可使前星久闕其光國本未安臣死猶憾百世相望維司馬范忠不忘君直不徇時允蹈其常匪贏匪虧阜陵知公以遺後聖道弗盡行則有義命惟其大節焯若日星揚芬亾窮不在斯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志銘 真德秀

乾道淳熙間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

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同歧
路而不知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乎孔孟之傳而讀
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
取舍焉有復何疑而問于僕邪意者于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于
胸中所欲就者又襍然竝進不無貪多欲速之心是以雖知其然
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歎百足下誠有志則願暫置于彼而致精
于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
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
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為先足
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寓里來歸
始以弟子禮見于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仕四明
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
晦袁和叔此四子者皆子所宜從游者也居數年子朱子于潭谿
之上留止四旬問辨彌篤蓋公于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踐

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為有命焉公名璘
德粹字也世家徽之婺源考諱洙贈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于
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誦書至丁夜弗勑游舉于鄉入太學淳熙
八年中南宮第四人對策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授
鄂州居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服除調四川制置司幹官用舉主
更選知紹興府岷縣簽書慶元府節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
祠通判隆興府瀾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早親有道
明于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願俯就一尉人謂塗轍
差矣公獨以近次便養為喜雖筆楚塵埃間弗鄙也今丞相將以
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
彼以偽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為萬言
書疏其罪願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欲引之班
列者君終不為侂胄詘復固辭故事禮部殿廬有一柱高選赴復
作縣既作縣魁不為職事官公獨從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

倅貳大府矣不求爲州而求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將奏
俾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戀斗粟貽俗子譏至其泣官行事
則又有足稱者爲尉時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豪
髮汗有疆盜剽海濱密院下其名俾迹捕公既獲其六矣或謂賞
格不滿一益益諸公輦感曰陷人大戮而以邀賞安乎至獲造僞
券者應格當賞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從
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約每白事逢帥之怒則姑斂退以待威少
霽復白事多施行在剡適歲饑民告病甚常平使者發粟賑廩之
公極意奉行多所全活使者薦于朝有曰慈祥之政惠及田里廉
潔之操推重播紳邑人以爲實錄及參議閣中有以利啖守帥而
更鬻鹽舊法者亭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帥弗盡從後帥
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子朱子得爲學大方異時至東
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略
謂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誼非自

爲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爲本公佩服焉其他與當世知名士
更切磨不勝紀自少嗜學老而弗衰在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
東益求平生所未見卽谿東爲堂貯之命曰博雅燕居無事朝暮
繙閱間及浮屠老子稗官小說惟意所適竹間爲亭扁以清心風
日恬暢輒挾冊相羊其間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樂不勝旣年八
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終于家實紹定二年六月丁
巳其所爲文曰谿齋類橐若干卷夫人陳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
子某變漕貢士早世某某今某官某業進士女適進士吳去智孫
三人某某孫女二公篤厚廉直自其所性與德章同游師門旣
先後收科則以世業盡遜二季之未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以
私事撓官府在官時哀州郡所餽別貯之及歸里悉班諸親故之
貧者一簪弗以自留族嫻有喪勸其早治葬毋溺陰陽家說不能
舉者助其貲垂沒教諸子守至大以奉天道其可謂俛焉孳孳斃
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簸弄筆

舌間弗身踐也公初爲論語說子朱子善之因謂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不在于多立說公爲憮然自是不敢輕論著終其身嗚呼觀子朱子之所以教與滕公之所以學則士之有志于道者當知用力之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里曰瑞亭地曰井塢後五載余爲之銘銘曰

維古之學必貴躬履世習寔論乃事口耳辨河說鈴紛焉四起回

其藏以詔學子

格齋先生程君墓志銘

葉秀發

秀發起謫籍受命知徽之休寧間休寧有格齋先生程君正學篤行思友其人以自輔而君不幸前一月去世矣君之弟鄉貢進士永彰適來行都奉所狀事行以君子瑜之意請銘其墓秀發鄙陋何足以知君然以不及見爲恨則誼有不可辭者君諱永奇字次卿其先與河南程氏同出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之後君曾祖諱昭

以儒起家爲饒州軍學教授贈朝奉大夫妣俞氏贈令人祖諱全建炎初積菴功至開州團練使池州統制封休寧縣開國伯死于忠贈太尉妣金氏贈宣國夫人父諱先以長子恩累贈履正大夫妣劉氏贈恭人初履正公慟父死國誓守墓不仕刻意問學愛君淵穎有受道之資親督課之君亦勵志于諸經子史悉合英咀華而卒以反躬實踐爲事文公先生省墓婺源履正公挈公往拜請受教焉因令君侍歸建安問難究詰所造益邃踰年而歸文公手書持敬明義之說百餘言勉之君歸遂以敬義名其堂邑人子弟從者雲集而郡縣大夫有稽古禮文之事悉來咨訪一言之下罔不敬服江西制閩請爲白鹿洞書院山長浙東帥專書幣聘爲塾師皆辭不赴履正公晚得痺疾君孝養備至務適其歡長兄永正以門功居臨安歷官帶御器械清遠軍承宣使君恆以國恥未雪勉之盡瘁以嗣世烈又用伊川先生宗會法以合族人舉行呂氏鄉約而凡冠昏喪祭悉用朱氏禮鄉族化之僞學難作君去隱邑

之東山值文公計至合同志者設位慟哭曰吾道已矣或傳其挽
章于有司被繫數月乃免君子經傳玩索有疑悟者必謹識之晚
歲訂其大義所繫者為六經疑義二十卷四書疑義十卷又以明
道定性書伊川好學論當與太極圖說西銘並行各為之注釋一
卷文公語類出于眾手純駁不一自加詮擇為朱子語粹十卷中
和之說文公蓋有遺憾為集其語為中和攷三卷君以大學工夫
始于格物自號格齋所著詩文曰格齋藁四十卷君年七十有一
以嘉定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終于正寢疾革前一日沐浴正冠而
坐門人交入問疾久之曰吾不能多言呼紙筆至大書一敬字曰
守此足矣君配查氏賢孝慈淑與君比德子一人瑜也亦能劬書
以世其學君墓在邑東三里許程家原嗚呼聖學之晦千五百年
矣二程夫子始倡明之至文公先生與南軒東萊之兩先生鼎峙
而起號集大成雖更黨禍而有志之士終不自沮若格齋先生豈
非特立不羣者哉秀發執經東萊之門嘗與聞先正之緒論而歎

同志者之不可復作也敬序其事而銘之銘曰

詞華相矜惟士之陋虛無相高惟士之繆猗君之生所稟既秀持
敬明義得于師授刊彼詞華不懼世詬黜彼虛無不為道疚廓然
此心六合宇宙其體具矣而用弗究也噫

劉定伯墓志銘

文天祥

余東家詩人劉君定伯類晉宋間曠達自余辟山水南北厓落然
不可人意君時從余招或不約徑造至則善為言譚名理蠶出意
所左右辯者不可詰江山朝暮四時之變嘲詠賞嘯興出物外常
使人諷念不可忘嗜弈最入幽眇兔起鶻落目不停瞬解剝摧擊
其勢如風雨不可禦勝敗不落一笑飲酒可一二斗酒酣浩歌聲
振林木或投冠袒褐翫若無人或鼻息雷鳴徑臥坐上君豪縱沛
然以為自得當其樂時不知天之高地之下老之將至焉爾余前
任宣州君以詩來思致清邁恨不即投印綬從君煙霞之表既歸
君好日以怡詩日以張大于是蓋年五十三矣乃孟夏二日過余

極論當世事抑揚不少挫詰且報曰君痰厥逝矣余駭亟視之不復可爲哭失聲狂三日不能止非余爲然凡與君交者談君輒揮涕里之人不問倪旄歎傷如出一口噫可人在天地間鬼神所忌邪君長身五尺餘堅壯耐寒暑鬢髮如漆性落魄不問家事家才三四口羸了伏臘不爲求贏有錢輒不惜雞黍送客無虛日朋友有無相通急難于我乎赴平生于人無諾責鄉人有爲芥蒂君一語輒化有不善開譬之無以爲望和氣薰浹蒸然善鄰一歲半爲四方客主君者所至投轄惟恐亟去雖兒僕童廝無不誠愛君者君破崖岸削邊幅不爲拘拘子子至道理所在確然守之不變其執喪爲孝子按喪禮門內不入緇黃一子二姪命以先疇瓜分而三無贏縮薄厚子曰敢不共命姪曰敢固辭一家興仁興遜鄉曲相傳爲盛門非好德疇至是君始祖邽長沙人爲吉州長史家于西昌之九洲十世祖德遠徙廬陵富川君之三世曰文煥子玉邦賢妣鄒氏娶張氏子男梓女淑容適彭天麟卜以次年咸淳癸酉

十一月壬辰封于涪化鄉扶竹坑楓樹塘之原君名澄定伯字也自號前邨有詩集自編曰前邨初稿君詩不爲深苦而清拔雄健如其爲人有子能力學不墜義方君死何憾余所憾者死獨何早泣而爲之銘銘曰其堅也驟折其勁也蚤摧命之賦凶匪繫其才生也達死也何怛君墓我銘我心則結

墓表 墓碑 墓碣

程君正思墓表

朱子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內不顧于己私外不牽于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番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卽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旣乃見余于婺源間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遂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

爲已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
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于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
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于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驩
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繆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太學
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
誠誨誘不勸從而化者亦頗眾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間人講學
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辯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
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修飭卽以邪氣目之而
又言于上曰是屬且能亾人之國于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
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者靡然無
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
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
亦多矣旣歸卽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九
間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

卒業于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羣書以俟來哲世不
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余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
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旣而視
其筆迹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間于死生之際如此爲之痛惜而又
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于其鄉之曹公塢使其二弟
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余按其言正思曾祖宏
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
師聖一女適同縣董清而他則與余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
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諉焉正思時
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
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毋用
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樸他語是皆宜書
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攷焉紹熙三年秋
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致仕彭城縣開國子會邑五百

朱子

徽猷閣待制贈少傅彭城劉公既薨三十有三年其子觀文殿學士彭城侯亦以疾薨于建康府舍疾革時手為書授其弟珙使以屬其友朱熹若曰珙不孝先君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蓋猶有待也今家國之讎未報而珙銜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發書慟哭曰嗚呼其父遽至此邪且吾蚤失吾父少傅公實收教之其父之責乃吾責也即訪其家得公弟屏山先生所次行狀又得今江陵張侯棫所為志銘以次其事曰公諱子羽字彥修其先自長安徙建州今為崇安縣五父里人曾大父贈朝議大夫太素大父贈太子太保民先皆以儒學教授鄉里而皇考資政殿學士贈太師忠顯公遂以忠孝大節殺身成仁事載國史公其嗣子也少以父任補將仕郎積勞轉宣教郎權湖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入主太僕太府簿遷衛尉又辟河北河東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功

轉朝請大夫授直祕閣建炎三年擢祕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辟川陝宣撫處置使司參議軍事四年除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領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除寶文閣直學士封彭城縣開國男會邑三百戶四年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五年復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復為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宣諭川陝踰年還報復待制知泉州八年落職提舉太平觀尋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置十一年復官起為沿江安撫使知鎮江府十二年復待制進爵子益封二百戶是歲罷復提舉太平觀五年而薨公天姿英毅自少卓犖不羣年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守越以贏卒數百破睦寇方臘數十萬眾卒全其城復佐忠顯公守真定會女真入寇以大兵圍其城公設方略登陴拒守數月虜不能下而去忠顯公既以節死公扶喪歸葬號天泣血以必報讎恥自誓免喪造朝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為根本于是有秦州之命遂參御營

使司軍事時板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一日爲遣張俊以千人渡江捕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會會已諸公相顧未發公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寫敕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公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城中附賊虜迫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眾皆投刃曰諾因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張公由此益奇公及使川陝遂辟以行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虜窺江淮急張公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公以非本計爭之張公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至北富平與虜遇戰果不利虜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公吐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

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吾乃東走僻處夔峽遂與關中並廬不復相通進退失據悔將何及爲今日計且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贖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張公然公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卽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以其眾來會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虜諜知我有備引去明年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俘獲萬計蜀土以安宣撫司移軍閬州公請獨留關外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軍民之心翕然向之又明年漢中大饑諸帥閉境自守因有違言皆願得公帥興元與連兵張公承制可其請公至鎮開關通商輸粟輯睦鄰援飭兵練卒柵險待敵會虜復入寇將道金商以鄉四川公以書諭金州經略使王彥使以彊弩據險邀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公言

爲意虜猝至逆戰果敗走保石泉時吳玠爲秦鳳經略使公聞彥
失守亟以兵守饒風嶺馳以語玠玠大驚卽越境而東一日夜馳
三百里中道少止請公會西縣計事公報曰虜旦夕至饒風下不
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吾當往今顧西走不知者謂吾懼而逸
諸將得無解體乎玠得書卽復馳至饒風列營拒守虜人悉力仰
攻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祖谿關以入繞出玠後玠遽走
還漢中且來邀公欲與俱去公不可復留玠共柵定軍山以守玠
亦不從公不得已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人與同粗糲至取艸
芽木甲啖之遺玠書與訣玠持之泣下欲馳赴公未果其夔將楊
政者大呼軍門曰公今不行是負劉公政輩亦且舍公去矣玠乃
來會三泉時虜游騎甚迫玠夜不能寐起視公方甘寢自若旁無
警何者遽起公謂曰此何等時而簡易若是公慨然曰吾死命也
亦何言玠歎息泣下竟不果留公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
泉乃築壘守之儲粟十餘萬石盡徙將士家屬柵中積石數十百

萬下臨走蜀道數日虜果至營數十里間一夕候騎報虜且至諸
將皆失色入問計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邪下令薜倉遲
明上馬明日公先至戰地前當山角據胡牀坐諸將追及泣請曰
某輩乃當致死于此非公所宜處也公不爲動虜亦引退自虜人
梁洋蜀中復大振宣撫司官屬爭咎公更爲浮言相恐動力請張
公徙治潼川令下軍士憤怒或取其鬪毀之公連以書力爲張公
言此已爲死守虜必不敢越我而南藉令必不能守我死行未晚
也今一旦輕動若此兵將憤怒恐將有齟齬公墳墓者公柰何張
公發書大悟立止不行虜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
之餘一人使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因復
與玠謀出銳師腹背擊之先是公已豫徙梁洋官私之積置他所
虜深入無所得而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又聞公之將襲
已也懼遂遁公亟遣兵追擊之墮谿谷死者不可計其餘眾不能
自拔者猶數十柵皆降之至是虜大酋撒离喝兀朮輩主兵用事

計必取蜀以窺東南其選募戰攻蓋已不遺餘力而我之謀臣戰將亦無敢爲必守計者獨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以蔽上流寇退又方相與定計改紀軍政以圖再舉而張公已困于讒公亦相次得罪徙白州矣始吳玠爲裨將未知名公獨奇之至于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至是玠上疏請還所假節傳檄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珍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既張公入相大議合兵爲北討計召公赴闕使諭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公還奏虜未可圖宜益治兵廣營田以俟幾會時又方議易置淮西大將且以其兵屬公公復以爲不可遂以親老勾便郡得泉州以歸在郡踰年治有異等之效學校久廢撤而新之堂序規樞略倣太學至今爲閩中諸郡之冠僧可度者以賂結中貴人屬馭里陳氏誣奏奪陳洪進守冢寺公曰此細事爾然小人罔上如此是乃履霜之漸不可長卽疏其事以聞馮豎輩皆抵罪無幾何淮西軍果亂張公去相議者反謂公實使

然不責無以係叛將南歸之望于是再責問者嗤之而公不自辯也在鎮江會金虜復渝盟公建議清野盡徙淮東之人于京口撫以威信兵民裸居無敢相侵擾者嘗得盜劾之乃楚州守某者所爲前後攻劫不可計悉具獄棄之市以其事聞某者亦坐遠竄于是境內帖然道不拾遺旣而虜騎久不至樞密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此虜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居頃之虜果復以和爲請而使者乃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待使者見旗有異大懼請之不得至以語勝公公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于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竟出境乃還之張俊還朝上問公治狀及所料虜情亟詔復舊職公以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間暇時修城壘治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宰相秦檜始以復職非已出不悅至是益怒諷言者論之罷歸遂不復起士大夫之有志當世者莫不相與喟然深爲朝廷惜之公生紹聖丁丑薨紹興丙寅年五

十葬故里蟹坑祖塋之北元妃福國夫人熊氏葬拱辰山忠顯公墓次屏山先生實表之繼室慶國夫人卓氏公沒持家二十餘年細大有法內外斬斬彭城侯雖熊出然撫之厚而教之嚴所以成就其德業爲多遇族黨親疎曲有恩意薨荆南府舍葬甌寧縣演平之原公子三人彭城侯爲長嘗以中書舍人事太上皇帝以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事今上皇帝風望勞烈對于前人當世勉能及之次瑞承務郎出後公弟祕閣公早卒次珩從事郎亦以公命爲屏山先生後孫男二人學雅承務郎學表尙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也熹之先人晚從公游僅一再見公幸屬疾寓書以家事爲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見公履戎開府時事公又未嘗以其功伐語人獨見其居家接人孝友樂易開心見誠豁然無纖芥滯吝意好賢樂善輕財喜施于姻親舊故貧病困阨之際尤孜孜焉因竊從公門下士及一二故將問公平生大節又知其忘身徇國之忠決機料

敵之明得將士心人人樂爲盡死事皆偉然雖古名將不能過至其爲將愛民禮士敦讓教化擿奸發伏不畏彊禦乃有古良吏風及公旣沒然後得其奏議諸書及張公手記秦州出師時事讀之又未嘗不慨然撫卷廢書而歎也惟公家自忠顯公以來三世一心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紀而公奔走兵間尤艱且危雖不幸困于讒誣不卒其志而中世以沒然再安全蜀以屏東南人至于今賴之顧衰隧之碑獨不時立漫無文字以詔後世則豈惟彭城侯九原之恨凡我後死與有責焉于是旣悉論載其實又泣而爲之銘以卒承彭城侯之遺命其銘曰
天警皇德曰陂其平復界材傑俾維厥傾薄言試之于越于鎮卒事于西亦危乃定始卻于秦偏仄飄搖一世之得厥猷以昭再蹶于梁莫相予死亦漳其衝校績逾偉岷嶓旣奠江漢滔滔爾職于佚我司其勞曾是弗圖讒口囂囂載北載南儵貶其衰曰和匪同識微慮遠豈不諄諄卒莫予展我林我泉我寄不淺暮年壯心有

逝無反惟忠惟孝自我先公勉哉嗣賢克咸厥功豈不咸之又圮于成詩勸來者永其休聲

秦孝子顏烏墓碑

何恪

永嘉林侯元仲宰義烏下車未遑他事首訪顏孝子之墓曰邑由孝子名長吏宜致敬焉即束帶趨駕出邑之東四里展拜墓下禮容甚肅見二冢纍然蔽叢棘中狐兔交跡樵牧不禁侯愀然易色曰何以底民孝哉越明年政成將去又部刺史列其治狀上于朝侯于是證圖牒盡反民所侵瑩地繚以崇墉具石壯其地屢覆其上嚴扃鑰以限薪樵畜蹂蒔松檟數十百株袁顏孝子墓四大字于道周使過者必式之庀工于乾道丙戌秋七月旦閱月而就乃二千里走書禾川諗余曰子枌榆也為我碑冢上庶俾後人明吾心無替封植則顏氏墟墓永有託且以善百里俗余觀漢承秦風俗大壞之後未易遽還于古自嬴政弑祖昭以子遷廢其母家習于見聞不為異卒身受其報死巡幸胡亥兄弟起相屠至于鮑魚

棟腐齒載輻輳遺臭億齡劉季固英主忍出分羹諸呂后失母道不哀其子逮太宗時號為黎民醇厚訊賈生言則德色借鋹諄語取帚其遺風故在也孝子以匹夫有至性獨不移于習俗親鞞自負其土感烏嘍泥來助吻為之傷因名縣曰烏傷其後改為烏孝或曰義烏皆必本于孝子故邑視他縣曾無一姦民諱亂崔符繫孝子立其闕也且自古至富貴人止隴雖固南山徹九泉亾不破者而孝子阡由漢迄今數千百年巋然獨存惟令君又從而旌護之則間其風者孰不知勸哉侯忠孝人也御太夫人官吾邑其政嚴而不殘者時出于榮平反之一笑也既帥以身又厲之以孝子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余既為記其實又繫之以辭曰由漢迄今餘千春銅斷漆知幾墳陵谷變遷不可尋顏氏有阡歸然存孝肉順骨世所尊馬鬣蓬穎幾何分烏兮無知猶能駟豈有襟裾忘其親因以名縣淑吾民為之長者宜益敦一本坏土或見侵曾禽不如何足人

何君墓表

陸游

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物之不識一理之不窮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壯老殊一卷之詩有涓滴一篇之詩有善病至于一聯一句而有可翫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氣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眾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難哉余固不足為知此道者亦致其意久矣故每不敢易于品藻蓋彼皆廣求約取極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逮字思順能詩終身不自足而卒後余友人曾樂道輩仲至始介思順之子羨以遺橐屬余墓且言思順平生欲見余而不果故有斯請余年近九十病臥鏡湖上凡以文章來者積架上不能省一日取思順詩讀之不覺起坐太息曰今世豈無

從事于此者如思順蓋未易得也不以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于世俗毀譽之外余之恨不一見其人甚于其人之願見余也思順曾大父諱粹中大父諱汝能父諱松東陽東陽人以嘉泰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先卒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于仁壽鄉陂頭山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概次尚幼開禧二年四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會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表

楊忠襄公墓道碑

游九言

所貴乎大夫者為其有恥也孰不好生而畏死寧死而顧者為其無以自立于天地間有重于生故也如其不恥則大丈夫不足為難而名義不重矣建炎己酉金虜寇江駐東采石先是車駕幸越杜充以宰相總諸道兵鎮江左前執政李棨供饗事顯謨閣待制陳邦光守建康充懦不能戰以軍六萬人列江岸乃閉壁莫敢出虜諜知遂渡江我師自潰充與麾下數千降虜北去虜入建

南宋文錄卷二十四
康稅先降邦光欲棄城度不能遁亦降通判楊公邦又獨不從大
書其衣裾曰宜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授其僕曰持此以見志吾
死矣稅邦光慚謝猶彊擁公上馬卽野次俱見虜酋四太子者命
之拜公吐曰我不降何拜虜莫敢迫縱歸明日遣其將張太師諭
公授以舊官公以首觸階陛求死虜大驚止之徐曰公所守固高
然勢去矣第歸審思之明日復來公亟移書其酋曰世豈有不畏
死而可利動者幸速殺我又明日四太子以若扞城賊至不能抗又不
召公立庭下公注視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賊至不能抗又不
守節更與其燕樂尙有面見我乎虜取幅紙書死活二字謂曰無
多言卽欲死書死字下則顧旁吏有簪筆者躍起奪而書曰死于
是虜皆動色又使引去明日再見公遙望四太子遂大罵若夷
狄而圖中原天宜久假汝行磔萬段尙安得汗我虜怒使人疾擊
挺交下公罵不絕口見殺剖腹取其心明年虜去州以事上聞詔
贈直祕閣官其子二人卽死殉爲墓立廟賜諡忠襄九言嘗謂節

義者國家之元氣也人無元氣則死國無節義則亡朝廷有仇直
之風則遇變多伏節之士大夫臨難不可免遂以身死之所以
立君臣之義明逆順之理使任人之事者曉然知廢義苟理決不
可以立乎天地之間其有功于各教也大矣嗚呼我國家涵養二
百年自熙豐一壞蔓延以至政宣變起倉卒當時京師不辱僅得
數人而繼之者公也使靖康之難無公等數人南渡何以中興然
則有國家者平時獎崇正直扶持人心其可忽乎以建康論之杜
充輩皆宰執侍從相倡降賊公以州佐貳乃挺然若此則官職又
可輕予乎使朝廷以充之柄授公之手城未必遽陷今旣敗事在
公報國之義固已無負而朝廷所失何如哉此又爲古今忠義之
士所深歎也公吉州人政和乙未進士後六十九年建州游九言
爲吏金陵再拜墓道嗟歎而爲辭曰
山雲起兮陰陰木嘯風兮蕭森骨荒榛兮頽隧野鳥怨兮清音噫

丙午兮燕安藹薦紳兮多盤繫苞桑兮弗戒渝舊好兮開邊釁生
兮召戎頌大地兮塵蒙祭承平兮百載萃夷門兮廟宮我踰邠兮
梁山蛇游會兮江干擁貔貅兮首鼠紛雅拜兮後先獨立兮慨陳
人自靖兮此身宜為鬼兮趨氏肯涅緝兮虞庭肴醕飼兮苟哺弗
自知兮貌楨握玉麟兮拜犬豕曾莫嗅兮羶腥豈曰余兮獨死汝
尸坐兮偷生振英聲兮階下氣烈動兮清室稟名義兮身世九鼎
重兮一羽輕翳翳兮幽藏頽陽照兮山荒髮毛爪齒兮一世同腐
廟貌圭衮兮千古之光春秋兮代謝勿替兮烝嘗

蔡九峯先生墓表

真德秀

君諱沈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季子也先生嘗特召堅辭不起
世謂之聘君以師事朱文公而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
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端奧傳微辭寔旨
必先令尋討而後親折衷之故管轄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者蓋
引以自正也當是時西山之名聞天下君之昆季嘗自勝衣趨拜

八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文公游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
及為整環視門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久失其傳聘君
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成吾書者沈也君既受父師之託稟
稟然常若有負蓋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攷序
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
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于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
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
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
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
九九而又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
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世作者昧象數之原室變通之妙或即
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附
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之所以得失者
莫非數也數之體著于形數之用妙于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

語此君子二書闡幽發微至于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慶元初
僞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黜聘君亦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
從九嶷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愴居者率不能堪
君父子相對以禮義相怡悅浩然無淵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聘君
不幸歿貶所君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餽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
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三十卽屏去舉
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見于天地
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眾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余欺也聘君
嘗著律呂新書八陳圖皆爲文公所歎重然學者尅窺其微間以
叩君豪析縷解使人灑然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歷如指
諸掌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時違遂指山林爲歸宿卜居
九峯邃奧重掩雖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薦用君不屑就也其文
長于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于吟詠性情摹寫造化
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任而已德秀之生也後不

及拜聘君牀下而喜觀其書嘉定中始見君后山未幾過于洪都
之郡齋留止數月暇則相從質問所得未悟後三年之潭詣君以
別戶庭幽潔竹樹茂美如適君子陵之居伯仲聯席衣冠偉然
若圖繪中見古人物會李公晦蔡元思繼至引觴舍爵名論迭發
襟以辯爭竟日散去未知離別之可重也比年退念一相從廬峯
幔亭間迄不可得而坐中客如君與公晦又皆無復存然後知一
日之會爲千載之訣其亦可悲也夫君之沒實紹定三年五月壬
辰享年六十有四其年十月甲寅葬于后山九峯之東原始君之
名若字文公實命之欲其潛心體道默而存之也及君長子生文
公復命之曰模欲其循法履度動與道合也文公之屬君之父子
者如此君既克佩師訓模亦進未量次子杭以明經擢進士第季
子權亦嗜學授廬峯書院山長訓誨人才噫蔡氏自首陽以文行
顯牧堂以道學名西山益振大之君與二昆又相闡明之然皆隱
遁山林湮沒弗偶或以爲蔡氏恨余曰是不足恨也昔魯之曾氏

自哲以後未嘗仕而聖師與其志道統得其傳至西猶羞比管仲
是其所得者多矣漢陳仲弓之子孫相繼隆貴然公漸卿漸長
位高而名益下君子病之若君承家學淵源河洛羽翼鄒繇祖
暨孫先後一轍言學之有本者必推焉此其可貴豈區區人爵比
乎君之言行余友黃君自然狀之模復請余表其墓余不得辭也
故為序其梗概俾刻之石以俟後之君子其尚有攷于斯端乎乙
未五月端陽日書

余正叔墓碣

陳文蔚

鉛山傅商弼一日來訪文蔚鑒然而言曰正叔余先生余師也歿
幾三十年嗣人湮微不能發其先德使有善弗彰吾子盍為論著
余將以碣諸石使來者有攷焉文蔚聞其言而悲曰正叔余同門
友也知其平生甚悉願力未足以振之幸吾子欲發其有餘既死
文蔚雖不敏其敢辭因敘次如左正叔諱大雅余其姓也世居上
饒曾祖大雅祖安節父思永皆應舉為儒而未有顯者正叔自肆

舉子業已見許于鄉之儒先未幾預薦送然志不在是聞晦翁朱
先生講道閩中毅然登門窮鄉晚出科舉外未省他有所謂學正
叔獨倡而先之豈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與弟大猷從其所師相
繼而往文蔚亦因正叔拜先生于紫陽書堂正叔志道懇惻問難
叩擊壺壺不勌揆諸心一豪有未得雖往返十數不置期于釋然
而後已先生嘉其勤竭兩端以告嘗因書論敬義工夫先生指示
日用之親切者謂提撕警策通貫動靜正叔得其語衷衷用功非
惟自勉不暇見同志亦以相厲常恐此心外用日誦中庸不願乎
外之言以自克可知為學之務本也先生嘗從容與之言而喜曰
且為君立得一基址今當有著力處正叔將以是而終身焉不幸
天嗇之矣於戲正叔而止此夫正叔力于為善初罹外艱以禮自
繩不御酒肉後歲登師門度閩嶺或犯霜露冒炎暑不以為憚稟
氣既薄且多病竟以不壽已酉秋九月余往省先生值正叔將歸
話別巷夷溪上未兩月而訃聞矣實十一月乙丑也年五十二娶

王民生四子德深德淵德存德晦德晦出繼弟大宜德淵業儒亦
早世正叔餘慶其後必有能繼之者平日與先生問答書非一尺
于煨燼無一存者人皆惜之語錄一卷刻于江左庾臺死之年粹
所居之右裴原後廿六歲刻茲銘有決其疑將以得正有闔其端
將以弦續曰弦不足何斯人之不淑

南宋文錄錄卷二十四

選南宋文者數家嘉興錢警石先生文彙中備舉之今皆不傳道
光中秀水莊氏南宋文範選錄稱富同時吾鄉董夢蘭先生輯南
宋文錄十編藏於家與莊氏不相謀而用心適同先生歿後逾三
十年余從其族人王次伯廣文假得之先生與任雄卿書云文鑑
訖於北宋而南宋諸賢各有專集菊至山經地志碑版家乘可以
綴輯者往往而在僉人佞夫之製概不竄入此去取微意也又復
王韞齋書云南宋之文剛大直養以新安爲宗止齋同甫亦稱大
家百年之間作者林立故錄宗忠簡李忠定以來諸作爲知人論
世之助非欲比烈於呂伯恭也語載先生文集中嘗謂文者道之
所形也道形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故曰其旨遠其辭文南宋諸
君子以明道爲己任其文皆卓然可傳而傳之者之心其有益於
世道人心豈尠哉余言於方伯貴筑黃公請付蘇州書局鏤版以
行方伯題之會文範刊成爰就未入莊鈔者十存五六得二十四
卷語詳凡例名曰南宋文錄錄蓋方伯所定也先生故姓王父贅

於董遜冒母姓以廩膳生舉孝廉方正科士論翕然余與王氏舊
姻故知之詳先生有新唐書注稿已無存余幸是書之成而惜方
伯不及見也為識其緣起如此光緒重光單閱舉月吳江費延釐
謹跋

